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四目錄 外編

兵部三

邊防後上

延綏鎮

前言

倪岳

余子俊

楊一清 二則

萬鏜

申用懋 二則

往行 開

榆林鎮

前言

許論

魏煥 三則

往行 開

寧夏鎮

前言

魏煥 八期

杭雄

阿爾禿斯

許論

申用懋

往行 一

臨洮鎮

前言

申用懋 二期

往行 一

甘肅鎮

前言

徐溥

甘肅

魏煥 四期

楊一清

李龍

許論

郭紳

申用懋 二期

王憲

往行 一

固原鎮

前言

王瓊

秦絃三周

魏煥

許論四周

楊經三周

申用懋

任行四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四

外編

嶺南 張 董孟奇甫 輯

兵部三

邊防後上

延綏鎮

前言

倪岳曰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乧如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是以轄于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剽掠之處擁衆疾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男婦悉被其擄畜產爲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場

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取于我者得衣食之原據于彼者得窟穴之固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而虜勢日甚乃者上厪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選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剿除庶乎少酬委托也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詹爵以優游于朝行輦帛與金以充牣于私室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勿聞掇拾虜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擄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鈞搭而去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征役之民誰復能知之良可悼也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况欲復地于河北

以爲之守必須稱兵于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于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于前躡襲于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爲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徵倖于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于驅馳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億虜酋安望于成擒中國復至于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欲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于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爲之頓壞遺孽旣不可盡邊釁于是益多是未可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以棄東勝今

之延綏不可守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寸土皆受于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使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陝而京師爲之震動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

余子俊嘗上言臣巡撫延綏時曾築長城至今賴之今宣大地勢平漫過于延綏築城爲險尤不可緩每城二里須墩一座設墩樓以施砲石其備築工算一萬人十日可成墩二十爲役亦不爲久也京營兵來助役都指揮顧綱率二萬人至子俊分萬三千餘役宣府六千餘役大同城井坪子俊又言威遠至朔州一百七十里寇至兵力不相救且山西轉運必經之路數爲虜斷宜于適中置所築城以通警急從之子俊乃置井坪所調朔州軍百名爲千百戶而以諸州縣土兵千人戍之邊塞稱便井坪城而大同之右翼全子俊命慶陽府同知郭智檢校宣大墾田凡二萬二千七百餘頃請每畝稅糧三升得糧六萬一千一百石草二萬七千六百束給事中劉昂等劾子俊費官銀糧料上命戶部侍郎



杜謙等勦報遂奏子俊未及二年費用過多雖不入己然亦勞民傷財遂得旨罷去以子俊之勤勞功烈然尙不免議者又謂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者衆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廷綏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楊一清曰黃河將凍虜賊雖未深入而禦備之計在我不得不嚴今廷綏定邊營迤西直抵寧夏靈州地方廣袤平漫既無險可據而所在邊牆低薄壕塹淤塞又復不堪保障以致賊每從此深入陝西環慶固原地方肆行搶掠上廬九重宵旰之憂下貽萬民殺戮之患臣總制各路兵馬謹嚴肅號令分布主客官兵揚威耀武以伐之先出奇設伏以乘其敵于將歸之際然須脫略常權務識達變乃克有功且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患于兵多病于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往往墮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肆志職此之故宜將沿邊以至腹中分爲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興武營靈川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

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爲  
堂室行令延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游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及委  
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土兵各限十一月初十日起程遊兵暫于花馬  
池住劄奇兵暫于定邊營住劄土兵暫于寧夏營住劄寧夏總兵衛勇  
統領奇兵官軍于興武營都指揮韓斌統土兵于清水營亦限十一  
月初十日到彼住劄賊果入套西行延綏奇兵移至花馬池量分與安  
定楊柳二堡土兵移至定邊營量分與鹽場三山等堡各連絡住劄與分  
守叅將葉椿閣綱協同指揮保勛等振揚威武併力防禦以壯藩籬寧  
夏總兵官李祥統領前鋒奇兵官軍先期至靈州有警移至石溝分守  
寧夏西路叅將馮禎統領寧夏中衛廣武營選先鋒奇兵官軍前至鳴  
沙州陝西遊擊陳善領兵于韋州環慶守備指揮馬震領兵于山城各  
住劄以嚴門戶鎮守陝西署都督僉事曹雄統兵于鎮戎所調度固原  
靖虜蘭州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庭除仍預行甘肅遊擊將軍徐謙統領  
甘涼官軍千戶魯經土客兵各于莊浪操備候河套有警調至安定會

寧與甘涼備禦下班官軍并謀齊力以守堂堂由是分布既定沿邊守將嚴謹斥埃遠爲探哨多設塘馬但有烟塵消息或有人傳說即便轉塘走報鄰境官軍隄備賊果犯邊各土客官兵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擊之不可轉進遠追仍要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如賊大至謹勿與之爭鋒各取便斂入城堡以避之待其擁衆深入延綏遊奇土兵寧夏副總兵都指揮韓斌等二枝人馬各襲踪而進若犯固原陝西遊兵即便擊回應援李祥衛勇馮禎韓斌等各領兵于紅寺兒堡按伏姜漢戴欽藍海等各于鞏州鹽池石溝按伏環慶官軍移至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逸待勞曹雄相機調遣腹裏官兵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一面馳報安會靖寧官軍堅壁清野勿露形踪多用鄉導藏兵于崖窯堡洞險要扼塞之處伺賊分散搶掠出其不意發兵擊之賊旣不得逞必令曹雄陳善重兵衝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踪而出北至紅寺兒石溝鹽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盤待其前鋒遠先後犄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兵出其後背奪迅速之畫則追鋒

以截其路夜則卸枚以劫其營賊深入疲弊又腹背受敵必大遭鉅挫若犯環慶則延綏遊兵官軍掣到紅德堡山坡會合陝西遊兵擊襲截殺倚因事情急迫都督曹雄領兵自三角城沙井溝而出寧夏主副將官兵馬掣至萌城甜水堡以遏其破喪西走之勢賊既散走其氣已奪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勦至邊牆而止沿邊主兵將官閻綱保勦等以逸待勞或邀其中或截其尾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善歸之理如此庶可以振中國之威禱外夷之魄爲今之計似不出此然兵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度因時制宜又在各官今延綏遊奇士兵旣皆掣至西路其中東二路城堡先虛倘賊乘隙而入其爲患非輕已行延綏鎮巡官照例徵調遊奇兵官軍先期于交界去處住劄賊果入奪調來中東二路應援截遏如賊衆在池東近邊拆牆謀犯延綏地方即將本鎮遊奇兵掣回若賊緊急寧夏陝西遊兵俱同調去策應臨時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處在陝西地方聽曹雄節制在寧夏地方聽李祥節制在延綏地方聽張安節制俱不許偏執違

劫致悞事機則兵旣先實戰勝攻克兩無慮矣

又曰延綏東西地套虜充斥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迤西直至勞溝等處環遠千五百里而安邊定邊二營連接花馬池更爲虜衝虜不來則已來則長驅深入關以內尤可憂故葺險二邊以固藩籬增堡衝邊以聯策應復腹內之班戍除近邊之壅沙實爲保障至計

萬鎰曰近年陝西總督撫按官會奏欲自花馬池迤東定邊營起至黃甫川止一千五百餘里接修牆塹以固邊防而總督曾銑又自建議欲大發兵糧兼爲復河套之舉以除害本兵部議云舉大事興大工則必動大衆損大費就沙漠不毛之地以修築數千百里之邊牆利害固已匪輕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逐十數年盤據之黠虜安危所係尤重必須慎謀于始乃可保無後艱詳看修邊之議自定邊營至龍州城自龍州城至雙山堡自雙山堡至黃甫川分爲西中東三段興工期以三年內完事總計二十萬之夫連起于一省人力或有不堪二百餘萬兩之

費仰給于內發國計亦恐有礙且前項財力特以居常處順而言其天時雨暘之不齊虜寇侵擾之難保水土沙礮取用之便否夫役逃亡事故之有無凡此皆所當慮者也又議復套之議所引周秦漢唐故事多非今日之所宜取法况虜賊據套積有歲年生長蕃息動稱十萬今以六萬馬軍二千槍手將爲攻伐之正兵鳴鼓而前則主客懸殊恆慮其不足將爲掩襲之奇兵卸枚而進則形跡滯重又嫌其太多加以正駉馬匹牛騾幾于九萬計程五十日行糧草料共該二十五萬以上齎折銀則艱于得食饑乏之難免運本色則疲于涉遠抄掠之可虞且精兵盡抽于三邊不無顧此失彼勝負求逞于一擲抑豈善後萬全在正德初年總督楊一清首創其端經畫歲餘方敢舉專至嘉靖八九年間總督王瓊復繼其後首尾二年始克完工夫二臣銳于籌邊且有前力然前後所修者止是花馬池三百里牆塹則其難其慎可知矣一清又有言曰茲欲復守東勝使河套之地歸我耕牧斯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若將延寧一帶邊防設法整飭使虜不能犯饋餉可省休養生

息于數十年之後東勝未必終不可復此皆昔人之所用心而今議之所未及者也

申用懋曰延綏古上郡地國初築東勝等城戍守河外自己失守火篩入據套內始議徙鎮榆林云鎮城遠在絕塞肩背受敵神木以東據河爲守神木以西舊邊圯甚自鎮靖寧塞瓦查定梁邊等處川原平曠處處直通虜巢矣東起黃甫川過黃河抵山西偏頭關界西至定邊堡抵寧夏花馬池界邊長一千有餘里矣境外套虜子孫襖兒都司等部各住牧查得神木黃甫川孤山高家堡鎮靖舊安邊清平寧塞保寧波羅榆林城清水永興雙山威武懷遠磚井靜遠邊柳樹瀾大柏油栢林俱極衝者

又曰河套卽秦所取匈奴河南地也東至偏頭西至寧夏三面阻河南鄰邊東西幾二千里南北八九百里河之北三受降城在焉受降城東爲東勝己巳之變東勝失守火篩遂南掠因知河套所在入據其中嘉靖間有吉囊者分地河套當關中最饒分三部兵所稱襖兒都司是也

吉囊死其子扳不孩不及兒台吉嗣今酋長切盡黃台吉卜失兔莊禿  
賴著力兔宰僧分部擁衆時時爲延寧患萬曆二十九年詔許復款貢  
市如舊云

住行

榆林鎮

前言

許論曰榆林舊治在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  
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乘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  
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旣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  
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接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另爲一  
邊名曰夾道地利亦險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慶陽三  
衛并河南陽衛穎上千戶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官軍輪班哨守成化  
初開設榆林一衛設鎮守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住劄榆  
林城東路設分守左參將一西路設分守右參將一守備都指揮一復



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柱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尙有額內支給邊費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于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飢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畏憚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點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旣集日費益廣更以大將軍駐魚河之地卽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于寇門糧道險遠急卽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戍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爲論榆林者急在芻糧

他非所慮愚又以爲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于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城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塲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臣毋得那移借貸倘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內帑至則糧價正踊鎔爲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方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于河內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反能遏虜于河外其置烽墩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

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勇敢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饒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于腹裏生理旣難而糧道又遠倘久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急在藹糧他非所計也

魏煥曰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減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卽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卽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滿官噶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曰阿速曰喇噶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喇兒罕曰失保噶曰扒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毋噶曰嗒不乃麻舊屬太師亦不刺後分散各部惟哈麻噶一部全阿兒禿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屬亦不刺今則大會吉囊領之爲營者四曰孛合廝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滿官噶部下爲營者八舊屬火篩今則大輿俺答阿不孩領之爲營者六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

日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喇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綏寧甘固宣大等處

又曰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漠南北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墩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于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元末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猶打水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後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牆塹寧夏修築河東邊牆遂棄河守牆加以清屯田革兼併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冰入套住牧以後不絕河套遂失議者謂驅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又曰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之守三降城又謂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恐亦難爲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徠庶幾可以保全乎

往行

寧夏鎮

前言

魏煥曰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卽古夏州也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遂累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旣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東南鉅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二百里地勢平漫興武營靈州

一帶又套賊侵犯腹裏必由之路

又曰北虜住牧套內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牆爲主本邊內外大小邊牆及花馬池一帶壕牆壘牆俱見總考下中間詳悉該載不盡者復見于此

又曰達虜依水草爲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甜水紅柳榆樹等泉史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牆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

又曰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固靖各堡搶掠花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間荒地盡耕草牧遍野糧價亦平但內有鹹濕牆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虜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但青沙峴八十餘里俱走沙礫石隨風剝落隨修隨壞工力不堪節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裏搶掠矣

又曰新紅等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建橫牆二道以圍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迤東礮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劉天和塹崖築堤壹百八里五分築牆堡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

又曰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間外有舊邊牆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牆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田地荒蕪十五年總制劉天和修復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牆以截套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爲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共止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牆三道今盡圯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又曰寧夏南自大壩起至山嘴兒墩止長八十四里總制王瓊修鑿崖塹一道

又曰東北卽套其詳見榆林西南卽番族其詳見甘肅天順四年北虜李來毛里孩將萬騎寇固原回至黃河大壩對岸下營欲渡河掘大壩

渠水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鎮守都督張泰募義男三千餘人付其子翊管領至壩與虜夾河而營夜半渡河敗之翊日使善水者浮水罵之虜以爲水淺悉衆渡河翊令軍從截其半前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追出賀蘭山外而還

嘉靖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套虜六七千騎自寧夏東北鎮遠關南踏冰過黃河循賀蘭山南行總兵杭雄等領兵擊之兵少敗績官軍死者九十二人雄等結營固守得免賊遂由賀蘭山南赤水口出境套虜過河由寧夏境內自賀蘭山過莊涼者始此

嘉靖八年八月阿爾禿斯北渡河出套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牧九年三月由莊浪入西海與亦不剌和親五月二十六日阿爾禿斯子領兵二萬并所娶亦不剌女復由寧夏入套

許論曰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二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之



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驟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則解嚴蓋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遁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宜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增設參遊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興武等營令二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長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

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英周尙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卽聞易于遏絕今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謂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逾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果如所論而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寧夏一鎮頻年虜據套內自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多虜患夏秋則由渾脫浮渡冬則蹕冰馳至西窺寧固南窺慶陽今每歲督撫移駐後衛防秋中衛僻處西隅數若山後之虜自松

山恢復循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鎮番則我據險彼失勢有風雨飄忽而來者量出精銳夾擊之或斷其中或截其尾

申用懋曰寧夏古朔方地東南距河西北倚賀蘭山故稱沃壤國初虜遁漠北患在河西頻年虜據套內患在河東由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尤甚東起大鹽池抵延綏定邊界西至石空寺抵固原盧溝界邊長一千八百餘里境外東係虜酋黃台吉西係着力兔宰僧黃婦舍打太苦的太鐵雷合落赤等部落住牧查得中衛花馬池平虜廣營武興營武王泉橫城石空寺清水安定大壩俱極衝

往行

臨洮鎮

前言

申用懋曰臨洮古吐蕃地舉蘭南峙黃河北遠夙號形勝舊屬固原相去千有餘里往往筮長難及萬曆二十三年議設鎮守專制西陲半壁凡蘭河洮岷階文威障之屹若巨鎮焉自松山新闢拓地三百餘里築

城建堡屯戍相望金城以南蘭靖莊涼永堪保障矣東自會寧抵固原靖虜界西至弘化寺抵甘肅鎮莊浪界迤北至松山水太川邊牆迤南由黑城子至洮岷抵四川松茂界境北有松虜流虜南有海虜等往來住牧餘係各番族查得紅水洮河岷德歸俱極衝

又曰松山東扼黃河北巨賀蘭西巨莊涼南綴蘭靖延袤千餘里其地故屬漢唐宋淪于夷至我朝三犁盡有其地屯牧封樹號爲沃區設立河西五郡以隔絕胡虜翼護羌夷保障兩河是大小松山所恃以斷匈奴右臂也自隆萬間款市日久招致賓酋攜弟着力免宰僧子河赤免額勒革麻記墳尙不浪盤屈其中于是就近築邊舉額外屯牧墳地及三層墩臺盡棄之莊浪僅成一綫矣萬曆二十六年出兵恢復卜築戍守割大小蘆塘等處屬固原紅水河三眼井等處屬臨洮阿壩嶺大靖城土門兒等處屬甘肅自黃河索橋起至土門止長四百餘里而蘭靖莊涼一千四百餘里之衝邊今俱稱內地矣

甘肅鎮

前言

徐文靖公曰甘肅爲漢張掖武威酒泉等郡時稱河西四郡所謂匈奴右臂也其地與虜特限玉門一關虜故入寇不時惟吾所以備之者何如耳其大要可禦而不可追可守而不可攻以安靖勝之而已

甘肅自虜款以來俺酋有迎佛之舉常穿塞出入且駕言復仇瓦剌遺置種類封植巢穴流往甘肅涼永妙衛左都司城東南五百里永昌漸左都司城東南三百五十里永之外陸續進透南山絕無東返之志甘鎮四面腹心在在皆虜所幸辛卯鄭公洛焚仰華之寺而假道之禍弭然防守之計則莊浪衛左都司城南九百四十里西寧城左都司城東南一千三百五十里涼州其要害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亦爲要地故分官列陳以防蹂躪如遇莊浪西寧警報河州將官由弘化寺應援蘭州將官過金城入靖虜策應凡河東保塞之在河西者甘鎮一體發兵堵截又于秋冬間行令莊浪並魯氏土兵以防碾伯西寧

遊兵駐古浪以防岔口鎮差涼州副將合永昌兵以外助鎮番內防涼  
永肅州參將嚴謹保塞以禦攻擊且也防海西之流劫禁番文之詐冒  
甘肅其有膠乎夫然則我邊防旣密不惟胡人走馬不得踰關卽有逋  
逃逆黨我亦得以按符讎察寧自伏辜論死裹足不敢入虜營矣

魏煥曰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卽  
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卽漢武  
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卽漢張掖郡甘州之西  
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卽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爲  
沙瓜赤斤若峪以至哈密等處卽漢燉煌郡與前四郡地方俱隸甘肅  
至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敦煌自莊浪  
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凡二百餘里爲  
鎮番衛古曰姑臧此又河西形勢之大略也

又曰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山  
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

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蘭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煌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交聯不絕便兵戍飭鬪具謹烽火運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之法斯得矣

又曰甘肅之邊北虜止二種亦不刺盤據西海瓦刺環遶北山其餘皆西番種類不一洮河西寧一帶附近番族以茶馬羈縻而已其餘遠番止令通貢土達元萬戶把丹之後安置平涼今爲亦不刺所據哈密諸番衛本中國藩屏今爲吐魯番所破

又曰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參將易贖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搔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之道也

總制尙書楊一清題今二種殘賊將番族戕害已甚遂不能生存遂與

之糾合爲寇西寧最被其害洮州之番近亦被脅合夥爲之指引道路  
番達合勢我之邊境其何能安此膏肓之疾腹心之患也議者動以不  
可輕舉爲言雖兵凶戰危誠宜慎重而玩寇養患亦非所宜常竊譬之  
套賊勢雖猛烈如風寒暑濕之病來則疾如風雨始之不善卽能殺人  
然得遇良醫一汗而愈一匕而安西海之寇如痞結胸腹間目前飲食  
起居雖若無恙久而不療元氣日漸消耗後將難圖與言及此豈得不  
思所以處之而徒玩時愒日以俸僥于無事哉且阿爾禿廝已遁止是  
亦不刺一枝大約精騎不過二三千人其餘皆脅驅番人勢非得已然  
地土被其奪占骨肉被其殺戮帳房被其燒毀孳蓄被其搶擄欲報怨  
仇而復其故產人豈無是心哉此間謀之用亦不可廢也

嘉靖初李龍總兵守甘肅以都御史許明提都龍與明同里人尤嘗覲  
望于明明以嚴御之遂不協時明欲節邊費減糧價三分之一軍有怨  
言龍激之使叛遂鼓譟而入明被害之事聞龍問極刑指揮以下死於  
獄者亦多邊軍內叛之隙自此開矣



許論曰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爲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宋爲西夏所據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漢初爲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爲西夏所據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于漢史而屯田事宜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爲世法者也哈密夷人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爲忠順王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陝巴爲吐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命侍郎張海往經略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往來則撫之叛則拒之而已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陝巴復立卒子速壇拜牙卽襲封正德八年棄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又據哈密遺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奉使者欲邀近功遺哈密都督寫亦虎先等齎帛二千直造虜廷講和更許增帛取回金印虎先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啓土魯番侵肅州之禍宋史云和

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行便宜之術舍趙充國吾未見其可矣  
郭紳曰自肅州城西七十里至嘉峪關嘉峪關西七十里至大草灘番  
達千戶哈刺那孩等住牧自此分兩路由此往西南有大鉢和寺都指  
揮僉阿把他兒等族又有柴城兒帖木兒等族住牧大草灘西七十里  
至回回墓指揮哈六等族住牧十里至驢馬城指揮總失加等族住牧  
至驢馬城西三十里至三夥樹也先克等族住牧三夥樹西五十里至  
赤斥城卜東兒加等族住牧今赤斥蒙古衛卽此地赤斥西一百七十  
里至善峪都督卜刺召等族住牧今爲善峪衛卽此地自此路分爲三  
一路從南而西至阿丹城八十里阿丹城西一百一十里至瓜州地總  
卜克等族住牧瓜州城西七十里至阿丹榜何脫大赤等族住牧途過  
敵刺城之北又有察班城阿丹六十里至革的兒帖兀族住牧革的兒  
西五十里至牙卜刺牙卜刺西七十里至刺陳西三十里至哈卜兒哈  
卜兒西六十里至他失卜刺阿他兒等族住牧他失卜刺西一百里至

沙州城都督卜克等族住牧卽今之沙州衛是也沙州北八十里至亂  
失牙蘭海子卜木兒古等族住牧亂失牙蘭西一百八十里至阿咨罕  
其南又其虎木奇城阿咨罕西一百七十里至哈刺灰哈刺灰其西南  
尙有也克墩哈刺灰西一百七十里至哈失卜刺西一百二十里至牙  
卜刺牙卜刺西八十里至也力帖木兒西北一百四十里至哈密城皇  
明立哈密衛封其酋長爲忠順天順成化間鄰封土魯番構逆殺其王  
奪其印行又掠其子女守城建議求其族曰陝巴者嗣之逆虜速擅阿  
黑麻復虜而去又以其黨牙蘭據其城弘治八年朝廷命都督侯謙兵  
部侍郎張海遣肅州衛千戶楊翥深入其國撫諭往返三次雖已獻還  
金印而陝巴仍留弗遣據地如故張海等上言絕其貢獻不容與中國  
通旣而總兵劉寧與太監陸閻少監沈謙都御史許進等合謀駐軍王  
子莊爲後援遣副總兵彭清督偏師直至哈密城破其衆斬首六十餘  
級乃班師彼方震驚且以朝廷絕其貢路則凡資于中國者皆不可得  
乃復求通貢歸前擄掠還復侵疆是因劉寧等征討之功而張海之策

亦不可誣也朝廷錄其功陞賞有差一路分自苦峪從中而西四十里至王子莊王子莊西北一百六十里至襖禿六蟒來襖禿六蟒來西一百三十里至體乾卜刺體乾卜刺西一百三十里至察提兒卜刺察提兒卜刺西一百三十里至額失也額失也西一百一十里至羽六溫羽六溫西一百二十里至哈刺哈刺灰哈刺灰西一百三十里至召文虎都召文虎都西一百七十里至乜失虎都乜失虎都一百二十里至呵赤呵赤西一百五十里至引只克自此過也力帖木兒至哈密三百五十里矣一路分自苦峪從此而西至羽寂滅綽兒吉等族住牧羽寂滅正北一百二十里至蟒來蟒來西一百四十里至垣力垣力西一百五十里至哈刺哈刺灰哈刺灰西一百二十里至哈至哈至西一百一十里至坡兒那坡兒那西一百四十里至六溫羽六溫羽西一百二十里至俄倫笑俄倫笑西九十里至俄例海牙俄例海牙西一百四十里至阿赤阿赤西一百七十里至克力把克赤其東北又有他失把力哈遜城克力把赤西一百二十里至撒力哈密失撒力哈密失西

五十里至哈刺木提哈刺木提西四十里至哈密刺頭墩其哈密城南有畏兀兒把力城畏兀兒卽古高昌國按元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撰高昌王世勳碑云高昌王家有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可驗矣其城之南又有鉢和寺城西南有哈密刺亂帖亂城西有刺木城西北有阿思他納城東有木哈刺灰城卜骨兒城北有脫大赤城大抵皆西域諸國之地但世代變遷名稱不一無可考證今姑存之以備參考申用懋曰甘肅古河西四郡國初定河西畫嘉峪關爲界外設哈密四衛以爲藩籬自哈密散亡亦不刺窺居西海吞噬番族該鎮從此苦虜矣虜款以來假道搶番火永諸酋流牧近地患亦棘焉東自松彊阿壩嶺起抵臨洮雙墩子界西至嘉峪關邊長一千八百餘里境外北有松虜瓦剌南有虜火永阿歹諸酋及諸番住牧查得肅鎮番永昌高臺鎮夷鎮羌紅崖清水嘉峪關大松山壩土門金塔寺蔡旗堡俱極衝又曰其在秦隴吉囊種類日繁賓兔等分駐大小松山頻年爲梗萬曆戊戌大司馬田樂巡撫甘肅提兵二十萬乘勝搗巢獲級數千聲勢大

振松山三百餘里地盡收復卜築戍守年來迫于饑饉揚我兵威悔禍乞款橫刀說誓進馬互市延寧兩鎮庶稱息肩然苟無善後長策則竊發之奸深屬可虞且土魯番併有哈密志益肆與瓦剌爭雄長嘗至西海劫殺北虜每入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由此不已唐吐番宋元吳飲馬河西以犯中國不能保其必無則西三邊又未可安枕而臥也

王憲曰太原府忻州儒學訓導方仕譽奏臣惟陝西西寧地方原係番夷雜處之地洪惟我朝太祖迅掃胡元招集人民開荒展土始建城郭設立衛所名爲西寧是以學校茶馬司倉塲驛遞漸爲備具于是西番進貢達賊潛住雖係邊境之地實同腹裏之安西海出魚鹽之地山澤滋馬牛之蕃金褐專產絨貨皆多其城西南有李斯牧川其城西北有雙伯羊川俱地方百里土脈肥饒甚堪種牧于此軍民樂業西番獲利所以倉塲委積茶馬之政興也正德七年以來有達賊其名喚爲亦不刺阿兒禿斯黑麻三種深入侵害以奪前利西番每被擄掠臨城往來搶劫軍民不息戰爭以致地方不安人民失業至今視爲泛常臣在此

生長每懼此患頗知山川險阻地利深淺先年作生員之時曾言于楊  
總制郭邊備設立邊牆柞子略爲防備臣竊思西寧地方自洪武開設  
衛所以來原無達賊侵害今被達賊侵害爲因失于不備之初仰惟朝  
廷身居九重不能細周邊務雖設總制巡撫離彼千里况有巡按只是  
一年本處雖有兵備守備暫來暫去故雖設備未免詢于鄉人而已所  
以設備隨廢致使達賊深入臣受一介之職愧無涓埃之補若不悉陳  
設備之策恐達貪殘益甚熟知山川險阻竊窺中土盈虛致使邊疆狼  
狽唇亡齒寒雖勤兵馬勦殺臨時難以備敵又况西寧正南四川松潘  
衛東南通德歸千戶所河州岷州西北通甘肅涼州通北莊浪寧榆林  
直至山西三關大同宣府爲達賊往來之路于此可以設險固守况達  
賊詭計百端忽來忽去統兵西征而北走北征而西走四路通達徒費  
軍馬錢糧難以防敵往往失于不備念臣每在疆邊被害存心非止一  
日伏望聖明遠紹太祖之成憲大施恤患之深仁乞勅兵部議處轉行  
山西陝西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有罪人民發去充軍會同西

番于雙伯羊川等處揀擇地形建立城衛以禦達賊往來之咽喉而爲軍民力田之良策不戰自鞏固不爭自持久不惟西寧爲然凡寧夏榆林及山西三關大同宣府四川等處于達賊出沒往來險阻去處亦須設險固守使達賊不得竊窺中國之境于以壯宗社億萬年無窮之業而國家永無西顧之憂也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查得先爲查訪邊情急缺救濟事該提督軍務尙書王瓊題稱近年肅州衛屯田舍餘抽選一千員作爲遊兵致將屯地拋荒相應設法清勾補足軍伍將新選屯丁遊兵疎放種田乞要行陝西都御史備查肅州衛節次開逃軍冊備行原籍嚴限清勾解補及行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北直隸大小問刑衙門今後但係發遣充軍人犯俱申各該撫按定發肅衛充軍等因該本部議應依擬覆題奉聖旨是准議行欽此又爲議處邊備以禦虜患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御史陳世輔題據整飭甘肅事務分府西寧道副使李淮呈稱自蘭州至甘涼諸處沿邊一帶雖有墩臺綠柵柵塌不修或寫遠不守或設立不係緊要或緊要未曾添設雖聞有挑挖壕



塹而未必盡挑有築堵防衛而未必盡築有斬截岩崖而未必盡斬合無就將附近該修該添堡塞一併踏勘估計量其多寡設立大小屯堡修設之後各于近堡去處設立小教場一所督令屯下就彼習射仍于適中去處築大小堡挑挖壕塹置立吊板以便趨避若零賊三五騎近堡瞭望的確伏兵許其協力勦捕等因該本部議擬題奉聖旨准議行欽此欽遵俱經通行總制及該鎮巡官詳議參酌時勢着實舉行去後今該前因看得巡道方仕譽奏稱西寧地方西南有李斯牧川西北有雙伯羊川土牧肥饒甚堪耕牧乞要議處轉行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有罪人民發去充軍于雙伯羊川擇地建立衛城以禦達賊及行山西三關宣大四川等處一體設險固守一節爲照設險禦虜乃安內攘外要務今本官俱奉前項事情與往時各官建議大要相同其言似有可采但稱要于雙伯羊川等處建立衛城事體重大况本官原係該鎮土人中間未審有無便己損人別項情弊遽難議擬相應勘處奉

聖旨是

往行

固原鎮

前言

王瓊曰瓊集諸將議調固原兵亦赴花馬池與延寧兩鎮兵會合共三萬擺邊拒賊衆以爲待賊深入乘其散搶設伏遊擊或可得利若在花馬池擺邊賊初至數萬結營擁入勢如山壓其峰甚銳不可當先年官軍在彼阻截被圍失利瓊曰往年賊大舉深入官軍分布腹裏未有能邀之者惟嘉靖五年六月賊入不及二千官軍二萬邀擊以十敵一是以克捷今賊必以此爲戒必擁衆數萬而後敢入乃欲僥倖如前克捷豈可得乎且花馬池東西賊路不過三里旣過下馬房東西南北道路二千餘里賊隨所至掠取積粟牛羊食用我軍出百里之外糧草匱乏士馬飢疲自不能戰審此兩端勝負已分何待臨敵而後知乎又兵法當識地利據險要以逸待勞今集兵三萬據邊牆營堡守之縱不能與戰取勝豈遽爲賊所攻陷乎兵守旣固賊豈敢肆意長驅不顧所掠之

畜產乎遂統精兵六千啓行餘兵四千留固原操練聽候取調六月初九日至靈州適橫城堡在靈州北七十里黃河東岸邊繕盡頭收送虜中走回男子楊通備言在虜營見達子打造鐵鑊弓箭到七八月要來腹裏搶掠及脫走到邊見達子一羣在外行走本堡官軍由黃河岸過邊邀馬入堡凡三十二匹十二日兵趨橫城時遇南風順行金鼓火炮聲數十里塵飛漲天沿河岸牧馬虜賊于牆外沙磧望見大兵至盡起營帳北去十三日自橫城東南循牆而行歷清水與武定安三營堡十五日在花馬池延綏諸將皆來會瓊諭之曰汝等遇虜大舉擁入旣以爲兵寡不敢迎敵又輕騎數十時入掠剽勞我士馬窺我虛實汝等又諉曰賊隨入隨出亦復不能勦殺必待如何而後汝等之志得行乎今自虜賊輕騎入牆不設備擊殺定以軍法重治衆將皆曰諾二十二日虜賊一百餘騎到定邊營安靜二墩拆開牆口二處劇賊十人披帶盔甲突入牆口卜雲預令步兵伏牆下見賊入卽趨牆口截之賊躍馬南奔卜雲帥精兵追擊盡斬之牆外賊登望見賊被殺號哭遁去瓊令諸

將操演擺牆拒戰之法衆曰今大兵聚花馬池一百五十六里賊分路  
進入奈何瓊曰汝等生長邊方尚不知地利虜情乎今河套地方千里  
虜數萬入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畜牧大舉南寇則令傳示衆部落晒  
乾肉牧乳酪約日聚集以候進既集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數十  
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先至牆設備矣又虜衆臨牆止  
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牆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興武營  
外有蝦蟆湖等泉定邊營牆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方無井泉又多大  
沙凹凸或產蓬蒿深沒腹百騎或可委曲尋路而行若馬至數萬匹必  
顛仆勞乏不得齊驅並轡而行是以往年虜衆大舉必由花馬池平坦  
道路有水草之處結營而入或自興武營清水營而入者間亦有之因  
出地圖指示之圖中備書某月日賊幾萬幾千從此地某墩空拆牆口  
幾處入自弘治十四年以來無不自花馬池邊入者衆方信花馬池爲  
要衝七月巡撫榆林都御史蕭淮來會勞軍將別請問曰外議皆云自  
來未有擺邊可以拒數萬騎虜去者公千金之軀親臨督兵任其事乎

瓊且以方略告且請發佛郎機大炮助用淮曰某不足以知此有所聞不敢不告願公自愛時鎮守陝西太監晏寵巡撫都御史寇天敘發精兵三百助戰天敘又備煤炒三百石運至花馬池井令各軍自備人給三升惟石臼墩牆下二十餘里無井令兵班行都指揮劉揖掘三井水甘冽可飲又定步軍五百待兵至牆下于花馬池城外井運水供軍諸將演營以定瓊恐未得法七月十六日令諸將詣石臼墩牆下安營親往視之令人作賊于牆外舉旗諸軍登牆點放神鎗打之瓊急呼下牆曉之曰凡行營必掘塹或立挨牌拒馬椿以限賊馬今所以掘牆者是爲我兵障蔽也賊登牆拆毀我兵于牆內用火器擊之彼豈能不墮落乎今牆上僅容一人單立而乃令我軍登牆持神鎗打之賊自牆外射之一矢斃矣微吾來幾壞事遂教演掘牆敵戰之法衆始稱善又令曰如賊大舉從東西別路入則我兵三萬結爲三大營依花馬池南北布列賊必于此三營經過各堅壁勿與戰待賊行動用神鎗銳炮大佛郎機炮出奇邀擊破之必矣昔李廣步兵三千轉戰單于數萬今我精兵

三萬火器三千而畏敵如虎豈將帥皆婦人乎初諸將聞令退有後言至是三令五申選猛士三百人各持大刀命執令旗令牌者領之誓曰自今出軍遇賊敢有逗遛退縮者卽于戰前斬之故不會合策應失誤軍機者奏械繫赴京依律坐罪衆方悚息聽受次日率萬騎東巡定邊營又至舊安邊營復回花馬池往返三百餘里塵飛漲天旗蔽塞野金鼓之聲聞于境外遇有狐兔野羊因圍獵之蓋奉聖天子之命以令將士所以威靈氣焰能赫赫也或曰旣集大兵宜不露形賊入可獲奇功奈何揚兵使避去徒勞士馬而無功乎瓊曰禦戎之道以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且夫聚兵三萬月費千金利于速戰若潛師以待賊或不來久之師老食盡兵悉罷散而賊乃擁至豈不失策乎是時駐兵之處糧多缺陝西一省大旱米貴惟寧夏一區黃河水利頗有收穫都御史劉天和自甘州兼程來六月到靈州卽議于寧夏靈州倉該放官軍月糧數內增價糴運巡撫寧夏都御史翟鵬以爲宜如弘治十四年故事乞運入府之粟而不獨取給于寧夏一區也禁勿許糴然官軍利于價

增皆樂從之。鵬不能強，每運糧一石，官給腳費銀一錢二分。七月終已運至花馬池，麥豆二萬六千石矣。草亦間有折色，聽軍隨營牧放。軍餉賴以不乏。小民不受追逼，寧夏鎮城至花馬池三百餘里，運糧者循邊牆而行，騾馱車輓晝夜不絕。一日早，賊虜五騎至，與武寧營暗門墩下問墩軍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來邊上，哨看你牆裏車牛晝夜不斷，做甚麼？」答曰：「總制調齊十萬人馬，備運糧草，要用要搜套打。爾帳房賊曰：『套內多達子，在裏打不的。』」又言：「我原是韋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爲信。」墩軍曰：「你是韋州人，何不投降？」賊曰：「韋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舉弓送牆上，墩軍接之，不換與弓。賊遂放馬北奔。弘治十四年，侍郎李燧督餉，令八府所屬百餘州縣遠至二千餘里，運米豆赴邊，全省騷動，而大虜不能深入，驅掠。今天和取給于就近所產，軍食足而民不擾，誠可爲後來督餉者之法也。瓊初議出兵，調取各鎮節年虜中走回男子，熟知虜情者數十人，充爲通事，令尤乖覺者十數人，各執招降紅旗，深入草地，插之。中國人被虜識字者見之，拔旗去投。

降者不絕以此得知虜遠近進止消息又令人投毒藥于近牆水泉又每五日輪遣夜不收數十人晝伏行夜深出哨探百里之外無有營帳住牧一日十餘騎夜至牆下墩軍拒之一賊先入爲守牆軍楊宗所殺又一日賊二十騎夜至楊柳堡墩下拆牆入守堡官領步兵用神鎗擊一賊墜馬守堡官下馬爭割首級一賊後射之傷死賊扶死者于馬上疾走出口步軍追之不及是後再無一賊至牆下者九月初一日忽有遊擊梁震差舍人李聰自榆林回報說東邊虜中走回人口說大勢達子在西下營不久要往大同西邊搶掠瓊曰此賊知花馬池一帶有備而欲乘虛西搶靈州屯田村莊也時固原遊擊彭械兵住小鹽池遂差百戶張天福齎執旗牌急調彭械遊兵來靈州與守備安正兵設備彭械初六日到靈州十一日夜達子二千餘騎到于清水營鎮北墩西空拆開牆口十一處南趨靈州張天福督彭械等夜出兵障于靈州城北時劉天和在靈州召彭械等戒之曰賊夜入未知多寡宜慎重如總制軍令以拒賊出境保障居人爲上策不以多斬首級爲奇功彭械等遂



肅隊而行黎明時約行二十餘里至地名王鐵廟遇賊前鋒一千餘騎  
隨進我軍奮勇各用火器神鎗火炮弓箭骨朵向前交鋒混戰二三十  
合賊傷死者甚多俱被扶掖而去戰至辰未時分賊方退遁至原折牆  
口遇遊擊李勳人馬來拒敵不得出又望見東路花馬池大兵灰塵遂  
西往木井墩東空折開牆一十一處奔逸出境靈州屯堡適得保安寺  
梁震差家丁出口哨見忻都城離邊牆一百餘里有賊營帳三十餘頂  
在彼瓊曰此賊近地安營雖未必深入不可不早計遂命諸將團聚精  
兵萬騎夜出襲之或曰有例不許官軍出境殺掠瓊曰禁例所載謂守  
邊將帥不得私自使令軍人出境擄掠財物也律不云乎若邊境城邑  
有賊出沒乘機領兵攻取者不在此限今吾奉天子命專征闖外襲殺  
近境窺伺之賊有不可耶如盜伏人家垣門之外主人知之不即號呼  
鄰巷共逐之而必待其毀垣破門然後拒之乎昔李牧守鴈門匈奴不  
敢近塞以嘗殺其近塞故不敢近耳若非殺之安能使其不敢近塞乎  
衆將皆謝不及此願依令出襲九月十五日致祖道供帳于花馬池南

門外約定酉時出兵度暮至花馬池東北二十里拆牆出親臨戒之曰  
暮夜出兵襲賊賊少兵多慎勿輕敵分散邀斬首級致有損失此惟欲  
宣威沙漠使彼遠遁耳諸將皆諾萬馬夜出嘶啼之聲聞十餘里賊遂  
起營北遁官軍至忻都城龜灰尙未冷遂放火炮吶喊而回天明入牆  
自是差人相繼出哨二百里之外無賊踪矣論曰胡人以畜牧爲生騎  
射爲業侵暴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代以來屯兵戍守  
寡則艱于應敵多則困于轉輸是故虜衆一合而勢常強我兵難聚而  
勢常弱惟其弱也故有與之和親爲之納幣而不耻者甚至于陷沒疆  
土臣事犬羊如五胡亂華蒙古滅宋夷狄之禍于斯極矣若夫英勇之  
君憤夷狄之侵凌竭天下之財力兵窮力疲而後已皇上明見萬里嘉  
納允行諄諄戒諭務底成效前後巡撫都御史寇天敘劉天和巡按御  
史王儀朱觀謀議協同鎮守陝西都督劉文躬親督理副使齊之鸞張  
大用身任其責兵部尙書李承勳主張敷奏乃于花馬池一路長三百  
里爲之深溝高壘以立大險限隔華夷又于環縣北甜水堡至靖虜

蘭州長八百里塹山堙谷以爲重門慎守封固自時厥後北虜將不得長驅深入而內地人民可以安堵息肩矣至于甘肅一線之地長千五百里羌虜夾居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處居多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留步兵萬人屯田部曲相保木樵高樓交聯不絕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鬪具烽火相望合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爲法斯得上策矣瓊前歲經略河西奏乞遵古法重屯田以備戰守已施行矣然而尙不見成效者屯田之難必須遲之以歲月而又得人以分理之庶乎其有成也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固原遂爲虜衝所轄則有黑水鎮戍平虜紅古城并彭陽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乾鹽池打刺赤一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積灘等堡處處可以通賊十五年本部議奏設總制于固原推用戶部尙書秦鉉兼左副都御史後總制皆住劄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因主事許論議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

邊夷爲此鎮之患者卽套虜與西番也其詳見榆林甘肅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住河套十四年總兵官保國公朱永太監苗達都御史史琳帥京營官軍詣榆林調集各路軍馬號稱十萬分布韋州等處禦之侍郎李鐸總督軍餉乞運入府之粟隨軍供給虜衆數萬由花馬池深入固原安會等處大掠而出官軍戰死者甚衆十八年虜五萬餘騎由花馬池北楊柳墩西空牆深入固原安會平涼等處大掠而出正德十年正月套虜三萬餘騎由花馬池鎮邊墩起至石井兒墩止拆牆深入固原等處搶掠而出本年七月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楊柳墩起至青羊墩止拆牆深入平涼臨鞏直抵隴州大掠而出嘉靖元年六月虜二萬餘騎由井兒等堡拆牆深入固原平涼直抵涇州大掠而去嘉靖六年六月廿六日套虜鎖合兒伯通帥衆一千七百餘騎到于花馬池西北石臼兒墩拆開邊牆口一十九處入境經過鐵柱泉小鹽池韋州下馬房平虜所鎮戒所提督尙書王憲預調綏延寧夏固原官軍二萬七百人分路按伏至是賊至入營攻門固原鎮參將劉文等督兵擊

之近至地名細溝墩斬首九十三級餘賊奔潰至地名哲思溝榆林副  
總兵趙英等邀擊斬首二十二級二十九日賊至平虜所地名青陽嶺  
榆林遊擊卜雲邀擊斬首九十五級賊回過寧夏地方總兵官杭雄等  
邀擊斬首九十五級前後共斬首三百三級得獲達馬五百二十三匹  
餘賊由原路石臼墩牆口遁出鎖合兒伯通死于陣自來北虜入寇官  
軍禦敵未有若此克捷者也嘉靖十九年六月初六日總制劉天和親  
詣花馬池調度防禦委帶管糧茶參政張邦教屯田僉事李良防禦入  
月二十一日虜酋吉囊領大勢達賊五六萬從定邊營掏牆而入是日  
雷雨大作連旬不止泥淖深沿馬腹不能馳逐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  
禮趙廷瑞尹嗣忠各鎮參遊守備官軍四路分布隘口城堡暗伏來攻  
九月初一日虜至磧河城結營自固不敢縱掠初五日陝西總兵魏時  
過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宗之兵擊其尾鄭東王陞高陽陳爵等  
之兵聯絡以擊其背邊兵四集魯瞻等所統莊浪西寧涼永援兵接踵  
渡河軍聲大振三鎮共斬獲首級四百四十顆內一顆係吉囊第二子

號小十王一顆吉囊妻弟大酋爲軍人張奴兒野五斤所斬器械牛馬不可勝計捷聞總督巡撫鎮守等官俱寫勅獎勵劉天和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世襲正千戶楊守禮陞兵部尚書趙廷瑞尹嗣忠陞兵部右侍郎任傑魏時周尙文俱陞都督同知鄭東張鵬各陞二級張邦教李良各陞一級張奴兒與做指揮僉事野五斤與做副千戶其餘俱陞賞有差自來防禦北虜斬首數多未有若此者也十一日北虜吉囊等見兵威大振自懷疑懼俱出套分作二枝一枝住東勝城城方大同兵擊之斬首九十顆一枝住賀蘭山外莊浪兵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顆寧夏兵邀擊之斬首四十九顆一時套中俱無虜矣

弘治十五年總制軍務戶部尚書秦鉉駐節固原奏改開城縣爲固原州初開城縣設在固原之南四十里洪武初固原始設巡檢司正統十四年北虜阿渠寇陝西平涼景泰元年始築固原城調洮岷臨鞏等衛官軍于固原操守令都指揮榮福往來提督二年調平涼衛右千戶所全伍官軍于固原立爲守禦千戶所調靖虜衛署指揮僉事張正掌所

事榮福仍統理之天順五年以平涼衛指揮使哈昭守備固原成化三年北虜內侵攻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諭湯敏死之因徙縣治于固原四年土達滿四攻據石城都御史項忠討平之遂會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奏改固原守禦千戶所爲固原衛立左右中三千戶所六年馬文升又奏添陝西按察司僉事一員楊勉整飭固原兵備又設西安州守禦千戶所成化十九年巡撫陝西都御史余子俊奏設鎮戎守禦千戶所又奏設平虜守禦千戶所皆隸固原衛

魏煥曰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鉉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餘里係固原地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亦各修築至今于二八月各修理一次屹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奧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戶門庭有故總制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會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無憂矣

許論曰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饜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尙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旅納賀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定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



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許論曰固原總制原獨爲套虜而設西番亦賴控馭嘉靖八年固原兵馬悉至花馬池防禦西番乘虛深入臨鞏殺掠太多巡按御史胡明善劾奏方起王瓊總制况花馬池漫延三百餘里總制調操兵馬不過數千顧東失西豈能周布總制劉天和方移鎮花馬池虜自鎮邊營拆牆而入直抵固原事可知矣不若仍鎮固原使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而套虜西番俱不敢深入尤爲長計

許論曰洪武初設立陝西等處承宣布政司西安等八府并所屬州縣其在北邊者自西至東亘千餘里有曰蘭州曰金縣則屬鞏昌府曰靜寧州曰隆德縣曰開城縣金改固原州則屬平涼府曰環縣則屬慶陽府固原環縣北至寧夏靈州花馬池大約六百餘里中間多山谿草莽居民鮮少其地自古及今無郡縣之建北虜住牧黃河套離花馬池營僅二十里每大舉深入先犯固原而後至平涼鳳翔臨鞏黃河套卽古河南朔方之地周宣王時獯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尹吉甫將兵伐之于

太原太原之名始見于此乃雍州涇河北之太原非冀州汾水所出之太原也後魏于此置原州後廢唐武德初復置原州皆因太原之舊名宋改爲鎮戎軍金爲鎮戎州而涇源之名不廢綱目書唐貞元三年冬十月吐番城故原州而屯之故原之名始此今名固原音同而字不同也

又曰固原四面相距各五百里土曠人稀四通八達難以拒守不可以形勝言舊志以李繼和奏中華襟帶爲固原形勝過矣唐置原州後沒于吐魯番宋韓琦會兵數萬起鎮戎軍拒趙元昊爲其所敗我朝自弘治十五年設總制于固原增兵添戍勞費無算而勢分力弱虜每大舉深入卒不能禦以此觀之固原之形勝安在哉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子嘗城郢沈尹戌曰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不是懼而于郢守已久矣至哉斯言也楚以守郢爲小我國家大一統全陝之北盡

朔方靈夏之境皆歸統御而議者拘拘以固原一州爲守不尤小乎昔周宣王命尹吉甫城朔方以除獫狁之患正守在四夷之義惜後人弗之考也今奉聖天子明命于寧夏花馬池東西三百里皆爲深溝高壘屯兵拒守又于近裏地名下馬房東三百里塹山堙谷設立重門以待非常正得守在四夷之上策而固原草莽之區衛所之增置兵馬之調集供輸之困弊皆可裁省矣蓋守近守遠利不利懸絕如此謀國者可不慎之于初哉

楊經曰環縣固原北至寧夏花馬池靈州六百餘里土曠人稀自古無郡縣之設志地理者曰環曰原而已殊不知環原之北三百里東西山勢連絡自榆林黃河至蘭州黃河凡一千餘里中間深溝懸崖逶迤相接可以阻隔胡騎者十之六七平漫可通行者十之三四耳以在環原境上者言之自環縣總水堡關至靖虜衛凡五百餘里中間平漫可以挑斬鑿崖者七十餘里皆略加鎗削用力不多而險成矣宋趙元昊據靈夏命范仲淹守鄜延韓琦出兵鎮戎軍以禦之敗績蓋不知守環原

北面形勝阨塞之地而欲以攻戰先之是以終宋之世不能免夏人之  
侵也本朝于靈夏之地建衛屯兵命將拒守而設險之策未遑講究既  
添設固原衛以爲重又增置西安平虜鎮戎三千戶所紅古城二堡銓  
官募軍以備北虜之入所守已小而益小爲費已多而益多無怪乎虜  
之不能禦也今天子明見屈盡羣策于花馬池東西三百里皆爲深溝  
高壘據而守之所謂天子守在四夷者是已又于下馬房東西三百里  
塹山堙谷設立重險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非是之謂乎其視于  
固原曠漫之野增兵添戍勞費無益者得失豈不較然明著乎

又曰其在固原火真諸酋環居州海生番逼我郊圻而時肆剽掠熟番  
受我豢養而陰懷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焉稽之近事庚寅歲西虜寇  
洮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鎮之兵懸通侯之賞竟無以購火酋之首壬  
寅夜北虜寇固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之誅下搗巢之令卒無以戢  
卜酋之兇所幸南北不合謀先後不並犯故我師應援未至顧此失彼  
而全秦要區猶得旣危復安耳先臣許論言總督不駐花馬池則固原

未得息肩今似不然計在防河套之虜以安原州則當嚴花馬之守抱  
與靈之衝防山後之虜以固蘭靖則當增沿河之堡屯常戍之兵防海  
西之虜以安臨鞏則當增大將以資彈壓鼓番人使爲我用蓋固原恃  
三鎮爲屏障三鎮安則固原自安不然盜已入室而復延頸四顧恐無  
及矣

又曰固原衛迤北地名葫蘆硤口古城一座已修完備魏王古城一座  
未經修理俱各路通寧夏韋州川原寬漫地土肥饒水草便利周圍數  
百里餘內爲土達居住之巢穴外爲戎虜出沒之咽喉連年侵犯固原  
靜安隆德會寧安定等處出入俱經于此城緊關要害之地臣固知陝  
西該解南方福建廣東廣西雲南不服水草軍人慮恐南方軍伍空缺  
有例不許存留本處今查得南方前項四處解陝西衛分軍人一萬一  
千二百餘名合無一名頂兌一名陝西造冊齎去南方者不必解來陝  
西者不必解去各將頂兌軍人就彼解發着役其彼此不解軍人就行  
開豁原伍一以順其南北水土一以免其萬里跋涉卻于前項魏王城

開設平虜守禦千戶葫蘆硤口開設鎮戎守禦千戶所俱隸固原衛管轄照例銓撥官吏鑄降印信夜巡銅牌將前項頂兌各撥二百名守禦未修城垣并倉場等項衙門以次開設補修空閒地土撥爲屯田以爲耕守之計五年後方纔納糧內平虜千戶所就近聽寧夏總兵官節制其餘二千四百餘名駐調固原平涼軍少衛分以固居重馭輕之策陝西軍人頂兌之外照舊解原衛則遠近軍人頗得實用內外警急皆得應援

申用懋曰開城縣地國初虜遠塞外所備靖虜一面耳弘治以來寇在門庭始立州衛設總督屯以重兵領以大將稱重鎮馬該鎮迢遞六千餘里地四衝自臨洮設而聲援易及西無海虜之虞自松山復而城堡相聯北無與靖虜之警藩籬固而堂奧漸安矣東把蘆溝抵寧夏石空寺界西至靖虜抵臨洮蘭州會寧夏新疆東北大小蘆塘抵臨洮三眼井界

往行

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五目錄

外編

兵部四

邊防後下

北虜

前言

丘濬

于謙

章綸

楊一清

佚名

胡松

馬文升

孫原貞

葉向高

申用懋

往行

周興

安定王

于謙

章綸

阿爾禿斯

俺答

亦克罕

安難汗

崇禮侯

把漢納吉

女直

前言

魏煥

申用懋 二則

附建州 三則

往行

馬文升

哈密

前言

王瓊 二則

馬文升

趙伸

魏煥 二則

往行

罕慎

陝巴

阿黑麻

牙蘭

奄克寺刺 三則

眞帖木兒

拜牙郎

陳九疇

西番



前言

魏

煥

二期

往行

目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五

八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四

邊防後下

北虜

前言

丘濬曰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爲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于危乎然是時虜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虜之強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圍之後至于我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宋而北狄之興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于胡元極矣說者以爲北狄之盛也固莫盛于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于今日何也蓋天下理勢相爲乘除物極則反盛極則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爲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

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爲居捕野獸以爲食而衣其皮耐饑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而我中國之人好逸而不禁勞不能忍饑而受寒而又惜身愛命以故往往爲彼所勝耳至于胡元入中國奄南北而有之空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效我華風官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黠慧者又學我道藝雅言而士行闊步而寬衣凡其自昔猛鷲之態皆變而爲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爲驕况其百年以來內外官司皆用其國人以爲之長非獨畿甸間爲然則雖遠而瘴癘之鄉細而魚鹽之職所謂達虜花赤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成羣隨在而有其言語習尙雖多循其舊然其肢體筋骨無復如前日之耐饑寒甘勞苦矣一旦天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禁宿衛京輦屯營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域者蓋亦無幾非但失中國之法制而并與其本來之部落迷失之游魂殘魄苟延喘息于草野之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而其信信然見骨必爭者犬戎之性故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攘奪救死扶傷之不暇以故

不能爲我邊防之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盜非有深謀宿計處心積慮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爲者我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歷數千里之遠窮其巢穴彼皆雉鼠伏無有一虜敢張螳臂以當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土干降附而還是百年之間夷狄懾服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未有者書之史冊足以垂耀千古矣自洪武永樂以來其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台朵而只狃之輩皆駑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鷲尙結贊之狡猾雖或侵軼隨卽破滅惟脫歡者挾脫脫不花以肆毒其子也先繼之己巳之變非彼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選分爲數營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尙存前代之長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圍令以彊弩傳二矢外嚮數萬之弩次第齊發彼安能薄我哉然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并臨兀良哈海西諸部皆來大衆不滿四五萬其視平城之四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絕也臣故曰北虜之衰莫有衰于今日者此也自是以後也先爲哈喇所殺哈喇爲孛來

所殺李來之後毛里孩亂加思蘭之徒皆自相屠戮釁生于黨與禍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繼世者是故天厭夷惡而助我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爲亦可見矣雖云蠱毒有毒古人善喻昔者阿骨打之起于遼末鐵木眞之起于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爲國者防微杜漸恆恐禍生于所忽譬則近山之居慮有虎狼之害則必高其垣牖深其陷阱塞其溪隧而迂其往來之路徑則夫關隘之修兵備之飭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切近邊夷尤宜加慎則夫關隘之修兵備之飭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臨深淵一食息之頃一寤寐之餘念茲在茲無一念而不在茲是爲宗社無疆之休也

于謙曰虜莫大于遼金元莫弱于我朝而始盛于今日蓋我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遼沙漠者無幾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窮荒餘魄僅存喘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者蓋不啻倍蓰矣故曰虜莫弱于我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旣蕃侵噬漸迫開平興和東勝河套

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卽爲萬全視彼驅略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虜騎出後雖稍有俘斬亦不甚多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焚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曠肉踰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酬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旣連得利心益欲斂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敵之境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章綸曰今之邊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菑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誰能興之曰惟我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之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

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能同于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爲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爲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于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備簡用遇有員缺旣以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衆論攸同眞才效用是謂慎巡撫之選夫軍久蒞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卽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焉得有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缺正坐此弊自今限年爲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窺避無繇雖欲不竭力以爲之何可得也是爲久巡撫之任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以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著爲令巡撫三年以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

陞侍郎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卽取掌臺部其有失機誤事悉從敗軍之法如先朝制縱得未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幸其成邊方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煩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用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在於戰陣况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爲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爲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摛章撫按以是爲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慷慨之氣爲害非淺况鸞刀解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類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試怒蛙寧粗直暴猛之失拘無從容文雅之是尙庶得駢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闡葦之內就彼僥倖掛名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撥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民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勇夫然則既是見



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見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爲盛矣是之謂慎武舉又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戶不與將不墮墮人心阻遏賢路乎莫若通千百戶等皆爲推薦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供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爲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戰死官軍襲殺老少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明敗軍之法更爲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敵讐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與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于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爲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爲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于此若非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竭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在言官諤諤朝廷諄諄而因循之

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爲又復延蔓矣如之何哉語云根本在朝廷此知要之言也敬附于後以見臣子期望之心焉耳

楊公一清曰據延綏總兵官張安稱近年以來虜酋驕橫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爲殘毀若不預爲處置使其痛遭挫衄則邊患何時可息地方何時得寧殆必待虜仍前恣意侵掠有闕文不拘何鎮探聽聲勢選定馬步官軍住守先遣人出境密切哨探賊巢遠近酋虜多寡然後將馬步官軍分爲左右哨掖步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挨邊劄營作爲家計聲勢連絡遙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步步前進約至賊巢分兵齊起驚撒散亂擒拿老少勦殺強壯盡趕生畜使深入諸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空無所顧藉加之腹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未免魂散胆落號哭奔逃再不輕犯庶乎內外軍民得以安妥臣愚以爲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部覆沒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

未遭挫連年懲戒今冬踏冰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  
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延邊直抵腹裏分爲四路布置主客官  
軍相機邀截但兵少備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已前項撲  
搗巢穴之意不爲無見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禦戎之常道犁庭掃穴  
非聖王之本心然商高宗之伐鬼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罰昭然  
可見况河套本我內地而彼據以爲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  
兵于陰山之窟藏食于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俟今  
冬深河凍賊果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騎官兵于延綏中東二路在  
劄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住牧未常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  
敵自起邊釁如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行令延綏巡官一面選人分  
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衆少一面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  
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間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兵照舊  
不動以延綏東路參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  
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爲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等官軍三

千名次之以爲中軍大同遊騎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騎兵又次之以爲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本隊官軍于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爲守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旣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旣潰亂捨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整嚴備不許貪利輕敵前鋒勝負未決恐無聲援必待其旣回以爲羽翼賊若糾衆餘孽尙集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爲殿後宣府官兵相機爲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旣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念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疎遠孤兵無繼訖難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遁歸我腹裏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刦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戀巢之心旣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敗北至套內見其妻孥傷殘褫魄破胆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虜之計莫快于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攻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願用之者

何如耳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勅兵部詳議可否急賜施行

□□□曰自古夷狄之侵擾未有中國人不爲所用而能侵擾者也如近代之遼金元可鑒也夫華夷異類其居處寢食氣味絕不相同豈有棄衣冠之俗願爲大馬之役哉不得已也必有驅之者矣比年北虜入擾山西太原等府地方殺掠殘害生民塗炭上墮九重之憂中外所生利害章疏日有獻納然所獻者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皆善爲戰之人而于籌邊固本久長之道則置而弗論夫善用爲陣之人急于攻截捍禦之計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者也今每督諸鎮之兵日事虜賊于一擊而他暇顧然卒不能以禦之如病者累投以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吾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以先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之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之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軍士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軍心日益離矣軍心日離故多叛亡者矣凡叛亡之

卒虜人皆厚養之與之以婦使生子女給以牛馬孳息使有恆產土俗漸宜心無變異而後用爲向導使爲奸細故地里之迂近廣狹兵之強弱衆寡貨財之盈虛人心之離固兵之勇懦事勢之難易常變皆得以知之而諸邊饑餒若瘁之卒聞先叛亡者之有子女牛馬雖以犬羊不類然猶得以緩其死故相繼亡去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者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將日夕所慮惟以目前捍禦爲計竭本窮力苟利捍禦無不爲之何暇圖惟固本也哉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也

胡公松曰虜猶狗豕夫狗豕之盜食物也于此得便則於此數來苟有人焉從而痛朴擊之則必懲而終莫敢至臣姑不暇遠引只如正統中也先入寇無已賴當時清風店一戰而勝乃胡人痛哭以歸蓋自是不敢南牧今幸虜暫退誠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少安凜凜然常若百萬之壓境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教訓中外所上一切便宜決斷而力行之務收清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庶幾

數十年和平之福也

馬文升曰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啓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太宗文皇帝神謀睿算有見于斯卽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于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款塞入貢闕廷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入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和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萌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仇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百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旣而虜酋乧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水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

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

孫公原貞曰北狄之俗孳牧馬牛羊以給衣食飲其酪食其肉衣其毛造其弓矢刀鋌以爲兵器馳騁射獵勇于戰鬪自古爲中國患及至有元入爲君主此天地之大變也天命我太祖高皇帝恢復中華滌去汚俗還變淳風其遺類遁歸北漠罔敢南侵至永樂辛丑竊掠興和成祖文皇帝躬率六師往問其罪臣忝從征時和寧王兀剌兀良哈三部落之衆不相統一彼此疑畏各先遠避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獲其馬牛羊以歸今和寧王兀良哈之衆俱爲毛刺所併正統己巳虜寇入塞我兵失利遂犯京畿陛下赫怒誓師奮擊虜敗而還後雖慕義遣使人來朝人輒千餘馬至萬數是蓋覘我虛實坐敵中國且養兵休士略不驚我邊鄙此其志在中國實今日大患也况虜勢方張聲震西戎威驚女直今三邊阻絕間諜無所入應援無所通非中國得志之秋雖衛霍將兵未可窮追遠討以望成功且聞虜先入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爲糧不將輜



重故其人馬不罷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速不可追自然之勢也是以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突騎奔衝實其所便若復侵邊須度我兵勢未能出奇設伏正兵勿與爭鋒恐損軍威宜如李牧之養銳示怯趙充國之且屯且守候其部落志驕心墮以計破之庶無失也葉向高曰北狄之盛至勝國極矣不有大聖人之興孰爲驅除觀我太祖之命將徂征神謨獨運元侯樹屏九塞局防信御戎之策也永樂之世大鉞親麾王庭屢躡至使內帑竭于軍興遺弓墜于朔野夫寧好戰蓋懲臚胸之軋深謀燕翼故勤萬乘勞士馬而不悔耳威靈震被再世晏如爰及正統凶餒復張加以行人失辭戎心無厭渝盟犯順輅馬震驚苟非社稷有靈夷唐旋復禍患之興曷去其極跡所由來固敦貢爲之階也是以景皇深懲往事杜塞釁萌行李罕入其疆聘覲不報其使綢繆補葺上下協心虜亦叛亂相尋鳴弓內競彼紛我睦邊鄙雖或小虞而國威幾再振矣其後千振弛警自激藩籬東勝朔方莽爲豹虎引寇屬垣二邊城晝閉威寧一戰虜膽稍寒而根結旣深蕩除未易揭塵斂

馬羽檄交騰孝皇赫怒興犁庭之烈顧問公卿張皇捷伐事雖不行夫庸非仁者之勇歟正嘉之際黠酋暴興族類蕃遊近世未有曾鉞發奮建謀欲傾其巢穴還我舊疆而帷幄構事蕭牆生釁伊吾之劍未鳴而身首異處矣豈不痛哉虜旣得志益肆憑陵鳴鏑天斗徽烽大內師中之寄委于匪人騎士材官雲蒸霧集而不敢以一矢加遺虜氛日惡厥有由然穆皇初歲虔劉汾石幾無孑遺屬天厭亂孽虜扣關遂緣砥犢之恩用獨放覺之德桑椹旣食好音是懷馴異類于壇坫拯氓隸于干戈亦云盛矣而玩愒寔生軍實耗墜迎佛掠番狡謀百出金錢內盡藩籬外撤故識者憂之夫關市之費省于轉輸款塞之稱美于和戎琛幣之交安于鋒鏑此邊臣之所禱祀而求也然而尋得失于累朝考虜情之終始作臣作叛不可爲常故二祖驅之于前列聖絕之于後雖間或慕義貢獻不卻其誠而安攘之大猷在彼不在此矣夫順者逆之機也安者危之伏也易云喪牛于易詩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六經貴于未亂可不謹哉

申用懋曰世居我迤北者故元裔也元自崇禮侯潛居應昌不數傳被  
弑者五維時瓦剌稱強小王子之勢又浸盛小王子之歹顏罕者襲小  
王子而世其號生子男十一咸勇悍善戰其第三子阿著亦稱小王子  
生子七其住牧河套者吉囊也俺答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葫蘆  
海子者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也老把都台吉則住獨石後三間房那  
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索兒  
大者我把汗點刺台吉也麥力艮吉囊生子九俺答亦生子九兀慎打  
兒汗喇布台吉生子一老把都台吉生子五那林台吉生子三我把汗  
點刺台吉生子三虜所轄部落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都阿兒  
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凡有衆五萬者大營卜赤亦克漢也曰岡留曰罕  
哈曰爾噴則所謂東三部也其酋曰滿會王有營三蓋屬岡留部者也  
其酋猛可不卽亦有營三則屬罕哈部其爾噴部所屬營一酋長所謂  
可都留者也東三部衆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徧與朵顏鄰彼籍之爲響  
導此倚之爲重援曰應紹不曰阿爾禿斯曰滿官噴所謂西三部也應

紹不營凡十近皆分散無幾惟哈刺慎一營僅存先是十營皆屬亦不刺後亦不刺叛虜遁西海上故此輩無所着各散去其阿兒禿斯部有營七故亦屬亦不刺衆凡七萬人後屬吉囊吉囊合爲營四曰噶合斯曰偶合曰八哈思納曰打郎則附吉囊所住牧河套者也曰多田土悶曰畏吾兒曰兀世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刺衆四萬人故屬火篩火篩敗後屬俺答住牧豐州又有哈刺慎部屬哈速部者營亦一其酋長則曰失刺台吉有衆二萬住牧宣大邊外者也別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因隙叛去至今彼此相攻殺又西有瓦刺衆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讎日相關格以上蓋北胡生長部落大略也

### 住行

南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秦赤烏塔塔兒各處分地旣而蒙

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遁于沙漠傳子愛猷識理達臘傳脫古思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追至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時有本雅失理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里妻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地

洪武七年元安定王遣使來朝詔其酋長立爲四部賜以印誥八年立安定阿端二衛其地西是時丞相苦木子塔力尾等率所部男女五百來歸詔建赤斤蒙古于迤西萬戶把丹據平涼至是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平等縣編爲民仍號土舍其壯者選爲平涼衛軍二十五年王師追討北虜遠遁不敢近邊住牧者十年永樂二年因其奉貢封迤北順寧眞義三王宣德間脫脫不花爲王居沙漠之北順寧王

馬哈木之子脫懽之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獨石至秋勢益猖獗八月三日上從太監王振計親率六師討之十五日師至狼山土木主將不識地利遠絕水路我軍焦竭窘促不備俄而虜騎奄至王師敗積死者盈壑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

景泰元年上皇尙留虜中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緩兵下兵部議尙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窮廬虜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

景泰四年也先又來貢馬廷臣擬答書宜稱可汗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爲戎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爲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爲可汗乃其相傳所稱名猶近正也先弑王僭稱名實大桀今若因而稱

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詩示羣酋畏服無敢攜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心慚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勅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剌王便

正德初北虜小王子弟阿爾禿斡欲與丞相亦不剌殺小王子小王子怒二酋懼四年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至涼州乞空地安住涼州將官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莊堡入青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印誥諸番散亡據其地住牧九年總制楊一清令總兵官徐謙帥兵征之虜聞南渡河掠洮岷奔四川松藩未幾復回西海住牧後二酋俱歸順小王子北徙未幾亦不剌一枝仍遁入西海住牧嘉靖八年八月阿爾禿斡北渡河出套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牧九年三月由莊浪入西海與亦不剌女和親亦不剌女先許嫁小王子至是阿爾禿斡取爲子婦五月二十六日阿爾禿斡子領衆二萬餘并所娶亦不剌女復過寧夏入套小王子居沙漠之地其屬北有王毛達子南有吉囊阿爾禿斡所居套東有滿惠王居宣府外西有亦不剌居西海其餘散達皆數酋

部落王毛達子懼吉囊等酋讎殺不敢南向東自宣府西至甘肅諸邊  
搶虜者皆吉囊等數酋部落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俺答遂入漁陽塞犯京師焚劫至德勝西直門窺  
入衛京師無虛歲矣於是總兵趙國忠率宣鎮兵入衛半月虜乃由白  
羊口出過懷來保安抵宣鎮城下呼守陣者無恐知爾兵在南所守婦  
女城耳且不爾攻我所得已人人足也時見所掠關南人口竟日不絕  
號泣震動山谷力不能救是夜虜營於西門外二三里間以久勞皆酣  
寢城中無一兵可出劫其營鎮人惜之三十一年虜由野狐嶺入參將  
史略指揮任俱戰死三十二年秋虜約五六萬由張家口入總兵郭都  
率兵二千餘相值爲方陣以待虜四面圍之都厲聲曰無懼吾寡第前  
死耳領哨應襲千戶王國乃身先士卒血戰俱死三十四年虜寇宣府  
督府檄召延綏遊擊張絃兵來備禦秋七月虜十餘萬衆毀垣入絃猝  
遇於張家堡南虜來衝我絃令開壁縶千百騎入乃合壁殺所縶入虜



虜怒合衆圍之重夾絃又令士卒無取首殊死戰虜死者衆絃亦力盡死是役將卒全損土人不以爲敗虜中猶追談是役爲之咬指絃亦忠勇哉三十五年春虜入寇參將李光啓死之初警報至光啓率所領疾馳圖殲之未及陣虜四面大至兵爲所殺過多光啓亦被縛去已而給虜曰我將也第引我亭障下當有贖者虜信之至卽呼卒曰我獲爾將將金帛來贖還爾也光啓呼曰臊狗宜殺我我非不肯死慮中國人疑我降耳亭障卒其視我死無贖虜亦恨罵給我剖腹截肢體去三十六年祁勉代光啓任中路參將懲往日亟爲扼塞計未幾虜來卽率士卒直前反爲所敗監司以爲傷勇劾奏之將候代虜又入勉曰我固將去然義不得避艱險更共此虜戴天也因突戰而死三十八年虜數萬駐獨石邊外頗久遊擊董國忠不度無援兵望見哨馬卽率所部赴之虜續至因被刃死兵亦鮮得還由是他將聞皆遠引去虜大得利歸八月虜再寇順慶東西二城抵蔚州所過俱殘破十之八九人畜殺擄數萬許邊人謂近年虜患莫此爲大且慘我兵竟避不敢與相值是年虜寇

剽遼入遵化等處內璫多遵化人家被禍者往往號泣於內至上震怒云四十五年秋復擁衆寇大同總兵馬芳力戰卻之亦稱大捷云

初北虜小王子繼脫脫不花爲大酋號亦克罕有三子長曰阿爾倫台吉次日阿着卜孫次日滿宮噴不孩正德初年阿爾倫爲其叔父阿爾秃斫及太師亦卜刺所殺遺二子曰卜赤曰也明小王子死次子阿着卜孫立亦有二子長曰吉囊次日俺答阿卜孩阿着卜孫死衆立卜赤卜赤有衆七萬分爲五營其東部三酋有衆六萬在沙漠東與朵顏爲鄰南部二酋有衆五萬西部二酋與滿宮噴不孩七營俱舊屬亦卜刺亦卜刺以小王子怒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印誥據青海住牧總制楊一清遣總兵徐謙征之虜聞南渡河復據青海爲河西患今屬吉囊爲四營有衆七萬滿宮噴不孩部別營六酋舊屬火篩今俺答阿卜孩領之皆在河套又有兀良哈一營乃小王子舊部與諸部自相攻殺總諸部不下三十餘萬人其住牧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分地自不相亂而吉囊俺答之子皆素稱雄黠宣大苦之九

邊考則云北虜曰罽留曰罕哈曰爾噶三部俱近宣府北邊住牧哈刺  
噶部下爲營者一把答罕奈領之哈連部下爲營者一失刺古吉領之  
二營約衆五萬亦克刺一部近三關住牧爲營者五察罕兒克失且卜  
爾報領其三阿兒把即各領其一在東西五營約衆五萬阿兒入寇無  
常曰應紹不曰阿兒秃斫曰滿宮噶三部住黃河套應紹不部下舊爲  
營者十俱屬僞太師亦不刺後各分散惟哈麻噶一部存今移營不在  
河套河兒秃斫部下舊爲營七屬亦不刺今爲營四屬吉囊滿宮噶部  
下舊爲營八屬火篩今爲營六屬俺答阿不孩今住河套總凡十三營  
擁衆七萬寧夏北邊無住牧瓦喇一部在甘州西北環繞北山小王子  
居沙漠其屬有黃毛胡畏吉囊等讎殺不敢南向住時各部皆太師領  
之太師虜中大將方得稱有紀律志不在搶掠後太師廢以那顏領之  
那顏華謂之小官受差遣煩惟台吉得免故諸部落屬之領凡台吉在  
孕衆即推以爲主而供給其母今部落多領於台吉然台吉皆荒淫志  
在搶掠近聞朵顏衛革蘭台亦與北虜和親不與和親者惟女直耳其

俗隨水草畜牧無屋居行則車馬室止則羶爲廬怒則殺父兄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報讎也厥主初立近侍臣等昇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令乘馬以帛絞其頭使繞不至絕釋而急問之曰爾能作幾年可汗其主精神昏瞽不能詳定多少隨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無禮頑嚚於諸夷爲甚其山曰陰山曰狼居胥曰浚稽曰寘顏曰燕然曰金微曰禽胡初洪武中禽胡寇乃兒不花於此永樂八年車駕征虜製銘曰白雲賜名曰立馬峰永樂勒銘曰蒼山曰沙嶺皆永樂駐蹕曰凌霄峰曰飲馬河曰蒙山海曰清流泉其古跡和寧路城元太祖始建都其產馬橐駝野馬羝羊角端麗貂鼠青鼠土撥鼠豹東牆似蓬草實如奈子十月始熟沙鷄酥酪馬寶海青其里至東兀良哈西忽麻撒馬兒罕北盡沙漠

順義王虜中呼安難罕其先元裔弘治間有小王子者因瓦剌西徙與土魯番相讎殺勢漸強其子歹顏罕及稱小王子有子十一人長吉囊次俺答賽那之子小王子之孫也吉囊分部河套俺答住牧開平上都

等處其子黃台吉卽辛愛善用兵嘉隆間數寇宣大薊遼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因忿乞降俺答求之急縛趙全等八人以贖上從之五年貢馬稱藩遣使奉册印封俺答爲順義王勅建歸化城弘慈寺在宣府市于家口大同市于新平守口得勝堡山西市于水泉營住牧大青山豐州灘俺答死黃台吉嗣台吉死扯力艮嗣蓋三世納款云其部落分爲東西哨有六枝一順義王扯力艮等并素囊台一設克炭台吉一兀慎打兒漢台吉一罷腰把都兒台吉一青把都白洪大台吉一永邵卜大成台吉等皆統于順義王

崇禮侯

下附

阿著子六人惟吉囊俺答最強吉囊據河西之饒長子姓俺答擁控弦十餘萬多精銳子興克都隆哈偏臂善用兵以故數弄兵塞上又有三衛降胡爲間嘉靖中虜患無歲無之我是以征討不停調兵入衛無虛日矣隆慶四年虜酋把漢那吉叩關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二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克哈屯實鞠之及長頗儇巧故獨鍾愛已

有婦二又聘兀慎家取免椿金的之女爲三會俺答有外孫卽所謂三娘子者甚絕色許聘襖兒都司俺答通焉強納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乃奪那吉所聘兀慎女與之那吉忿恨南走闌入關請降邊吏莫察以爲一胡雛於中國無繫也總督王崇古念此奇貨可居于是盛館餼輿馬逢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因持此爲質索我叛人趙全趙全者世晉人敏警有略呂老祖黨也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因與其黨十人逃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折俺答懼不敢居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全黨至數千虜每入寇輒先驅偵謀故邊將不能防石州之慘至今寒心當其時朝廷有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予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會把漢那吉降俺答心思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君少子耶奈何殺其孫俺答益自傷計國怒虜歲犯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目盡腫率衆南叩邊索

之總督王崇古因巡撫方逢時使人謂之曰兵來那吉不生還矣執趨全等以贖乎俺答唯唯因就幕中語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乃詔歸那吉許通貢市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築一城名歸化以居其餘封爵有差時套虜吉能亦乞貢詔授都督同知餘亦給爵秩虜旣受封通貢奉我三尺于是我塞垣東起于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之警行人不持弓刀俺答卒長子興克都隆哈台吉嗣封先配五蘭北妓二烝三娘子納婦一百八口生子一十四襲封四禩卒子稽力良繼封有子男五其長子朝兔台吉生子四長曰卜石兔黃台吉今傳且三世矣奉貢惟謹其俗好佛有小佛子者每教以忠順我中國聞三娘子統兵亦順命無敢爲邊擾夫以二百餘年逋寇累世稱藩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邊塵靖眞古所未有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姑示羈縻彼未有固志今順義王與察罕奴吉構怨貽邊臣書比朝鮮例借我兵援夫虜性反側察罕更屬狡猾重兵相持邊鄙震撼且請而許之是以夷疲我而挑之釁請而不許夷又得以口實有掉臂去連和察罕共

爲我患事不可知則北邊又未可晏然解甲也

女直

前言

魏煥曰女直初號女真後臣屬于遼避興宗諱改曰女直卽古肅慎地在混同江之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都渤海金亡歸元永樂元年野人頭目來朝悉境歸附自開原以北因其部落所居制奴兒干都司一建州毛鄰等衛一百八十有四兀者隱勉赤等所二十有四其酋長爲都督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之以印俾以舊俗統厥屬每年一朝貢每貢都督許帶一十五人共一千五百人建州毛鄰則渤海大氏遺孽樂耕種善緝紡飲食服用皆如華人自長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完顏之後金之遺也俗尙耕稼婦女以金珠爲飾倚山作寨聚其所親居之居黑龍江者曰生女直其俗略同山寨數與山寨雖殺百十戰不休自乞里迷去奴兒干三千餘里一種曰



女直野人又一種曰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獵爲生諸夷皆善騎射雖通職貢時加搶掠居民苦之但較之三衛則少差耳

申用懋曰東北女直國卽古肅慎在混同江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永樂初歸附設奴兒干都司置衛所三百八十二賜勅印于開原鎮北慶雲新安等處交易馬市夷種三一居海西一居建州毛鄰等處一居極樂野人兀者去中國益遠獨海西建州各夷先年歲爲邊患自仰逞二奴被戮迄今貢市撫賞如故云

又曰東北有土蠻建州毛鄰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曩土蠻最強數犯我邊塞今建酋奴兒哈赤素兒哈素兄弟二人故女直部落據有富饒之地自謂金人遺種近并猛骨孛羅結樁臣慙小歹青爲聲援納我逋逃瞰我單弱陽爲輸款陰畜異謀天幸用我華人龔姓者爲主謀此人不忘中國未敢遽發萬一老死二酋之患恐不在宋女直下日者仰逞二奴被戮雖已恐懼輸誠補進雙貢然不可據以爲信靖酋近糾衆在廣寧錦義邊外窺瞰謀犯朝鮮連年防倭遼左震驚泰寧三

衛正統土木之變頗聞爲也先嚮導今與北虜構婚必且互相黨援邇來朵顏那長伯牙兒哈爾赤長昂泰寧酋長炒禿等雖悔罪納款補進五貢然乍臣乍叛誠爲叵測則東三邊人未可帖然棄戈也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河固卽姑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強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卽金鼻祖之部落也設都于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闊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曰桃溫曰胡理改曰幹朵憐曰脫幹憐曰孛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迨入本朝悉境歸附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又有所謂野人者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禮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衛三年又置毛憐虎兒後失里錦奴兒干堅河撒力六衛四年又置古賁河及兀者前至劄童等三十九衛五年又

置阿古河至浦門河等三十一衛六年又置納木河至擊列河等三十衛其奴兒干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衛亦于是年置焉木興河至于葛稱哥十一衛則八年置也督罕河及建州左至于弗提十四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幹朵倫衛又置哈兒分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四衛十四年又置吉灘河等三衛十五年又置阿真同真二衛既有建州又有左衛正統間又置右衛既有益實益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夫河塔赤河城討溫茲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爲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昔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以當以今觀之凡爲都司者二爲衛者一百八十四爲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文皇帝神謀睿算銷患于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衆時或竊犯邊境往往生于邊將之貪功生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爲將帥使

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以非常之禮不徇其分外之求如此則畏威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者矣

女直初號國曰金滅遼都于渤海上京後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設軍民萬戶府五以總之又名合蘭府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知縣張斌往諭奴兒干至吉烈迷諸部招撫之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諸酋長悉境來附乃詔自開元東北至松江以西置衛一百八十四曰建州必里等所二十爲站爲地面者各七選其酋長授以指揮千百戶等官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尋復建奴兒干都司于黑龍之地設都督都指揮等官與各衛所不相轄屬有願居中國者設安樂州于開原自在州于遼陽以處之永樂末建州夷人前居開原者叛入毛鄰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州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

遼東一種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種住平土屋春開孔以梯出入

臥以草鋪類狗窩一苦兀在奴兒干海東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親  
死刳腸胃暴乾負之飲食必祭後棄之其鄰有吉里迷男少女多始生  
先定以杓卜歲卽娶食推腥鮮其山川曰長白山會寧府南其巖有潭  
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爲混同東爲阿也苦沙黑龍江其產楛矢  
石柘重樓金線赤玉眞珠金麻布鹽阿膠海獾皮海猪皮海牛皮海狗  
皮失刺孫好刺殊角魴鬚貂鼠皮青鼠皮膾肫臍海東青鷹鶴兔鶻鷂  
鱧魚牛魚其國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自混  
同江達于京師一千五百里

住行

建州夷酋董山來朝貢爭席出不遜語乘是激海西夷人寇邊一歲凡  
九十七殺十餘萬人朝命武靖伯趙輔爲總兵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往  
討之分兵五路渡蘇子河至古城時朝鮮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唐純魚  
有沼南怡率萬衆以助官軍直抵虜巢寇望風披靡獲虜酋指揮男女  
等以千數擒董山送京師伏誅時積雪盈尺寒風烈膚不可久居乃旋

師尋有遁寇指揮張額的里率妻赴軍門乞降且曰吾所處地自漢以來人跡罕到唐太宗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吾境土今大兵卒然至使我喪亡略盡豈非天地耶輔遂奏納之仍安置其部落于南然所損士馬亦不可計也六年建州夷潛謀作亂巡撫彭誼討之命都指揮崔勝進擊擒建州夷酋斬之奪其馬驢器械輜重虜奔潰遠遁自是邊境稍寧十四年海西北有散赤哈土番把關者索其珍寶兵部移都御史陳鉞勘究召散赤哈赴廣寧對理參將周俊慮其至面白受賄情乃詭告守臣不許由撫順關入時散赤哈已入關閱之怒折箭爲誓誓欲報讎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蕃落欲雪董山忿藉海西兵勢緣此遂留散赤哈與俱來犯遼東命招土兵往討然徒張虛聲不趨赴賊遂糾合海西番落數千乘虛入寇時近邊住耕也僧格等十八番戶皆有家丁入貢未還恐悞罹兵刃及京師拘留乃走撫順所報曰犯邊皆海西人陳鉞與副總兵韓斌意在不分白黑撲滅夷人誣奏報功悉收十八人于瀋陽衛獄乘夜率諸軍襲各家屠之捶死

也。曾格于獄，乃以搗巢之捷聞。中官汪直勢焰大熾，惑于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掌司禮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沮之，命馬文升率大通事一人往撫，及令整邊馬文升至遼東，趨瀋陽，撫順所召各聽宣勅諭。夷衆聞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爭訴其冤，謂遣使入貢初無犯邊狀，一切冒殺，謂我刦掠果何可證？今雖仰荷招安，實難聊生。文升撫慰，具令其酋長赴京適諜報海西酋，猶欲寇邊。大掠文升偵察得實，以事聞于朝。謂夷雖聽招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乃密檄總兵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合率所部往開原，及調開原參將周俊伏精兵三十餘人于鳳集寺堡，賊以無備，分數路入，諸軍以逸待勞，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收賊馬及器械無算。所斬者率海西人文升因論諸虜反側情狀，請勦兵部主撫海西人聞之始懼。文升復檢停襲子孫名數以請，赴內閣考驗，璽書底簿得襲者衆，于是彌感國恩。文升之功也。中官汪直意猶未已，請便宜巡邊陳鉞乃戎裝遠迓，長跪叩頭而謁，賄其儻從文升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鼠輩多饜鉞而訴文升于直會。

余子俊有劾陳鉞疏鉞疑文升所爲遂屬直奏女直建州夷人之屢寇邊皆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也文升由是下獄罷官戍重慶衛明年陳鉞又說直立功已得攀附乃虛報建州女直將入寇請命謀勇大臣構其巢穴乃命直監軍得便宜生殺撫寧侯朱勇爲總兵陳鉞參贊機務時都御史王越亦有垂涎督師之意而命不及越亦疑余子俊所阻乃言本朝未有武職而制文職大臣者且征夷大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也于是子俊言前命出于聖斷不可復移鉞且以計阻鉞竟得參贊之命時稱鉞越相競

哈密

前言

王瓊疏曰臣嘗觀嘉靖六年十一月巡撫甘肅劉濂錦衣衛千戶鄭甘肅兵備副使趙載分守西寧參議李准分巡西寧僉事高登等勘哈密土魯番事情皆身親歷履眞知灼見旣以具奏而未見兵部奏著爲令以致今日紛紛迄無定論趙載李准高登等之言曰哈密之不固有



三忠順王韃靼臣屬半是回回種類外雖臣服內實不服上下之間易生嫌忌一也夷虜嗜利得我金印之權主客夷貢事中間憑籍聲勢勒取貨物西域諸國積成讎恨二也其國去肅州幾二千里受敵諸夷道路遙遠我難爲援三也以不睦之國種強敵之怨無救援之資宜不免于敗亡矣是以勢方再傳遽爲俘虜節年經略費我財力隨復隨失迄今未定先日邊臣之議有曰速壇拜牙郎亡國之人不可復立再求安定王孫把刺卽宜如陝巴故事立之又曰奄克孛刺之子孫哈密都督宜如罕慎故事立之二說俱皆有據把刺卽其詳未悉奄克孛刺故子乂吉孛羅新襲父職見在肅州但今不難于得其人而難于不得其時不得其勢何者哈刺灰畏兀兒二種哈密之喬木也罕東赤斤等衛哈密之羽翼也瓦剌諸夷哈密之輔車也罕慎之復哈密彼時瓜沙苦峪等族部落方盛瓦剌係罕慎至親哈刺灰畏兀兒兵力強盛又乘速檀阿力方死阿黑麻新立故能鼓舞夷兵克復舊物我量爲賞犒不至大費陝巴之復國部落尙二千四百餘人肅州官軍一千一百員名調到

各該族番兵一千四百餘員名護送過州及到所赤地方迎遇瓦刺達子緣俺克孛刺係罕慎親弟又思我朝恩威一同護送陝巴方始復國而我賞資牛種之費比罕慎增多數倍鼓舞清進兵哈密甘肅兵二千各夷蕃兵二千仍令奄克孛刺賞誘瓦刺爲我嚮導雖抵哈密不能大捷損失亦多此皆往事可爲證鑑目今哈刺灰畏兀兒二種皆不滿百根本弱矣瓜沙久爲逆酋効力赤斤苦峪等族部落離散羽翼剪矣瓦刺聯姻于彼附合方密輔車失矣西海達賊西犯瓜沙東窺苦峪勍敵增矣土魯番又無新立內爭之禍時無可乘矣欲如復陝巴者以復把刺卽立罕慎者以立亂吉孛羅我兵非滿萬不可入今河西一鎮倉廩空虛土馬凋敝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務外以忘內未知兵馬可調集否耶縱我能集兵土魯番不得拒命送彼之國然我能立之能久守之乎彼之根本羽翼輔車無一可恃恐不旋踵又復覆敗我之糜費甚艱彼之喪失甚易今日之把刺卽與亂吉孛羅其前日之陝巴罕慎乎祖宗封建甚易今日繼復甚難亦獨何哉蓋此時脫脫與諸夷勢方犄

角臣彼臣也封爵之外別無所費是取人以益我施虛名而受實利順而易也今日彼之宗廟丘墟城池坍塌部落散亡甲兵錢穀皆仰于我是割己以餉人圖虛名以受實禍逆而難也矧今日守城之兵與祖宗創業之兵萬有不同而又有財之盈縮勢之難易大相懸絕乎昔范仲淹備西夏建攻和守備兩策亦不過乘時度勢審己量力隨事制宜而已原兵部議奏六次未允之疏大要開彼自新之路論我寄住之番放出先年使人齎回賞賜以慰遠夷之心及准新來夷入貢以羈縻其向化之念先任提督軍務今大學士楊一清上疏反覆以理勢經權爲言尤以修內治爲本是卽仲淹盟好爲權宜攻守爲實事之意持攻和守備之策酌理勢經權之宜今日急務正在于此近者土魯番節次叩關求貢已經議呈奏請仲淹所謂元昊未嘗郵衆而輒求通順實欲休息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茲其時也合無容其貢使降勅一道切責往昔犯順之愆索取先年搶掠之物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奸用羈縻之術以緩其謀彼必聽順縱欲反覆亦須數年乘此閑暇修我邊備嚴我

內治以求守備之策守備之策莫要于兵與食也方今肅州主兵不足添設遊兵三千其二千俱係甘州山永涼鎮抽選隻身應役逋逃不時范仲淹所謂土兵在邊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久則怨起此其時也如得移其家室聽其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以前日之法處今日之兵坐食者衆耕作者少田皆荒蕪米價騰貴范仲淹所謂戍兵久而不代日給廩食月給庫緡饋輸不絕國用既竭日以屈乏此其時也昔趙充國興起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令帶甲之士隨宜開墾大功克舉以今日之兵倣前日之法食可少足乎此外或募兵塞下或輸粟河東多方經略並行不悖是食既足守無有不固者矣守備既固然後徐議攻戰小犯則止用肅州之兵大舉則繼以河西一鎮之兵再以陝西三鎮之兵或堅壁清野乘其怠而擊之或分番迭出候其憊而掩之或要前衝後出其不意而撓之我逸彼勞勝負自判我之勢既不可犯則土魯番之逆心日消瓦剌見彼通好亦將漸思效順沙瓜諸夷亦必漸以歸附我復結之以恩以固其必從之志哈剌灰畏兀兒赤斤

苦峪等族依我安妥亦漸生養蕃息復于此時擇把刺卽及亂吉字羅器宇材識孰可統民爲下信服二人不可仍擇于三族不可則不拘別族擇之必務得其人加以封爵又須懲往昔達達不睦之弊將沙州都督隨從輔佐并將赤斤苦峪等族大者照依原衛小弱者使之歸併就于各族內選根基材識者二人如畏兀兒事例授以都督原族指揮仍聽世襲管領夷衆俾之共輔忠順王然後議修苦峪之城如先年事例安插各夷就彼耕牧一以協和其上下之心一以畜養其精銳之氣土魯番敢入侵擾小犯則聽彼自行捍禦大警則使其飛報我兵從而援之固守此土苦峪旣守然後徐圖哈密再候土魯番國內有故西海達賊無警于險巖處衣糧牛種犒賞等項務令各帶親信族屬君臣共得二三千人送還哈刺隨住回回種類不許專權與政仍勅令忠順王通將瓜沙等各族節制遇有寇警准其調遣應援各族旣統齊心協力哈密自固中間修復處置節目事宜俱聽臨時就事議處奏請定奪施行昔兵部尙書馬文升送還陝巴之日勞心焦思經略十有五年矣而功

始就彼何時也尙難如此今日之議既十五年矣夫圖功者不患乎無時之可乘而患乎勢之不便不患乎無勢之得便而患乎兵之不備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未能有爲于今日而責效于十五年之後亦難矣唐澤等之言曰卽今議處土魯番占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跡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緩之而不爲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爲之勞征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夫所議兼此三者因其議而申言之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剌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沙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等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而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而饋餉難通五也况哈密地

界羣虎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疆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口耳掣兵而還則彼難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此皆必危之道非永安之策也昔唐太宗躡武高麗而後世議其非我文皇帝息兵交趾而天下蒙其惠竊以莫危于戰莫安于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伏望皇上以古爲鑑以祖爲法以許貢爲權宜索還城池存我經略之名而漸圖興復宣諭酋長開彼效順之路而嚴加提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功蒐補卒乘而養其銳志專官運粟河東以濟艱糴之急募民廣屯塞下以濬足食之源候我無不修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皇上之欲爲保瓦刺屯苦峪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復我太宗之舊規成孝宗之素志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宋富弼願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者非忘戰也亦以中國腹心外夷枝葉不貪邊功不起邊釁以休養中國耳安西唐之故地也淪隔土番當時欲求其地李德裕曰安西去京師七千里假令可得卽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以興發何道饋輓天德于京

師最近力猶苦不足况七千里之安西哉縱得之無用也哈密猶天德古今一揆敢以富弼李德裕之言爲皇上今日進若高談術霍自許甘陳生事外夷勞費中國乃四海安危所係不可不察臣嘗反覆熟讀都御史唐澤等所議知其能博古今之學明濟時之務深加敬服及臣親詣甘肅宣布皇上以大字小仁恩神武不殺之威而唐澤等之議善戰不恃兵力防患不忘武備尤爲議中之要語臣竊謂都御史唐澤當地方破殘之餘竭籌畫救補之方肅州之兵糧漸集回虜之入寇遭挫雖趙載專任肅州而非唐澤調度則莫能專行澤等不當自鳴言功者竟弗之及公論惜之肅州得捷而弗及澤假使肅州失事能不及澤乎澤南人家屬在邊不服水土疾病呻吟有死亡者澤情無聊每欲疏乞養病臣再加勸止恐不能留及一代替之人喜功生事輕變澤等順撫逆拒之議專恃兵力不尙德化流毒軍民貽患地方如前日之事雖畢竟罪有所歸如生靈何如地方何伏望皇上以堯舜敷德格苗爲心恪遵祖宗通貢羈縻舊規不爲羣言搖惑特勅兵部查照唐澤等前項原奏



處置哈密土魯番順撫逆拒事宜定爲國是著于籍冊頒行甘肅令鎮  
巡官騰寫懸掛公署永爲遵守仍勅吏部如遇唐澤遷轉照例用北方  
年力精壯之人世守不失而邊境永得保安者矣

王瓊曰論曰舜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及禹班師帝誕敷文德七旬  
有苗來格是古昔帝王制服西夷之道在德而不在威也禹平水土三  
苗丕敘厥貢球琳瑯玕是西夷自古時已通貢中國也漢武帝圖西域  
制車師置西域都護三十六國歲費以萬計遂致海內虛耗末年有輪  
臺之悔唐太宗滅高昌以地爲西州置立郡縣發兵戍守魏徵褚遂良  
諫曰陛下取高昌調人戍守破產變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警  
陛下豈得高昌一錢斗粟之用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太宗不  
聽後亦悔之今之哈密卽唐伊州之地元封其族裔爲威武王居之國  
初改封爲忠順王賜以金印并置哈密諸衛授官降印以示羈縻而已  
後忠順王數世無道不能自立又與土魯番有隙土魯番屢侵滅之其  
初吐魯番虜陝巴欲遣使往彼和番且欲送回忠順王陝巴復立馬公

文升以爲我朝北虜雖勝未常遣一使通和若彼自送回陝巴革去王封居于甘州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者吐魯番之輩何自而啓耶自眞帖木兒之來不當留而留之其去也不當賞而賞之及其稱兵近郊脅求賞賜當出兵擊之而乃不奉王命遣使納幣虜廷必欲得無道之拜牙郎而復立之而吐魯番之志由此遂驕肆矣其後守臣方欲矯講好之弊嚴以拒絕之托爲奸細以殺戮之遂以禹貢所謂球琳琅玕爲頑石而欲永絕西域貢路使西河生靈橫遭塗炭所謂一言足以喪邦者豈欺我哉雖然前之守臣鹵莽任情固可罪以至於懷仇私怨矯詔殺降引用邪黨布列中外大開邊釁河西之地幾至失守者其心何忍乎愚嘗謂昔日撫夷易今日撫夷難者昔安分而今肆恣也自非開誠心明大義宣布朝廷之恩威豈能使彼信服如昔日哉或曰然則哈密可棄乎可守乎曰漢武帝唐太宗嘗守之矣不可爲法也今吐魯番之強驅掠諸番盡失其故土獨哈密回回存者以與吐魯番同類故也我豈能棄之所棄而不能立者忠順王一人而吐魯番肆志嘗至西海刦殺

北虜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使今日覺端不息唐吐蕃宋元昊據河西以叛中國之事未可保其必無矣觀者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

馬文昇曰幅員之內以中嶽爲地之中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及自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卽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太宗好大喜功斥地極遠而西域諸番入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吐番所據終唐之世不復入貢延及有宋趙元昊據有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爲宋室患元太祖起自朔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者九十餘年我太祖高皇帝應天眷命掃逐胡元統一寰宇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強其於西域也亦然眞得古帝王馭戎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開拓疆宇始招來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乃卽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簡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木兒

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皆逃居苦峪肅州亦有因隨土魯番者甘州守臣奏報兵部集議以聞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比至止調習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遠駐苦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竟無功而還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至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奏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成化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鎮守太監韓禮總兵周玉都御史王繼皆賞賜金帛綵段而效勞之人亦各陞賞矣

趙公伸曰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烏亦虎仙等構引土魯番等爲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令與尸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臣謂棄其地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朝廷柔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乎要

之與師外夷亦爲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返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之使出出奇一擊必使彼馬匹不返矣不然所謂閉關絕貢亦一策也况哈密三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李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刺灰種類頑頑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爲守必須仍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夷興復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類頭目夷落射獵爲生多不樂居哈密宜卽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并聽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又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具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于肅州以協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夷貢使著令若干扣計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內侮不得匪其人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

其曰赤斤罕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經略乎哉  
魏煥曰哈密卽唐伊州元封族子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卒其弟安克帖  
木兒立永樂四年遣使朝貢改封忠順王賜金印西有哈烈北有赤力  
把力畏吾兒罕東北有赤斤蒙古南有阿端罕東先于闐等番俱授官  
賜印爲哈密應援哈密能立則迤西藩屏固矣成化九年土魯番速檀  
力調哈密夷衆掠赤斤蒙古諸夷時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爲頭目者林  
所弑王母努溫答力守國不從阿力擄王母金印以歸二十年甘肅守  
臣奏令王母外孫哈密都督罕慎襲忠順王爵貪殘不仁阻勒貢使弘  
治元年土魯番速檀阿黑麻詐言結親誘罕慎殺之乞天使往和兵部  
尙書馬文昇請勅責諭阿黑麻遣使獻還哈密城并金印五年守臣因  
先安定王亦板丹與先忠順王脫脫同族奏差官詣西寧求安定王族  
孫陝巴者襲封忠順王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刺灰夷  
人潛住土魯番地方盜馬殺人阿黑麻領衆入哈密殺阿木郎支解以  
陝巴與彼皆蒙古人元之後裔不殺執歸六年命侍郎張海經略哈密

遣夷使捧詔詣土魯番責諭被留七年阿黑麻復入哈密拒之掠罕東諸衛番夷聲言欲奪占甘州八年巡撫都御史許進至甘州時阿黑麻已退留其頭目牙蘭據守哈密進請兵同總兵劉寧往征十一月攻圍哈密破之牙蘭遁走斬首六十級脅脅從者八百餘人九年阿黑麻復襲哈密破之留其頭目撒他兒并哈密頭目奄克寺刺等住守刺木城奄克寺刺等密會瓦刺頭目小列禿調兵五百襲斬撒他兒并餘人奄克寺刺回守哈密阿黑麻復遣人圍哈密小列禿領兵來遂退十年阿黑麻差人送陝巴回哈密十七年陝巴嗜酒拈扞屬夷怨之頭目者力克等住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眞帖木兒來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眞帖木兒乃罕慎女所生時年十三歲來哈密近地刺木城居住守臣差都指揮朱瑄領軍送陝巴至哈密守國撫送眞帖木兒回還本土伊因父阿黑麻死衆兄讎殺不肯回朱瑄攜來甘州居住正德元年陝巴卒其子拜牙即襲封三年土魯番速檀滿速兒遣使進貢乞放眞帖木兒回本土不允至六年始送回本土八年拜牙即貪尅屬夷怨之走

入土魯番滿速兒遣人來守哈密要求賞賜都御史彭澤李昆相繼與段絹等物甚重彼索取無厭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將夷使倒刺火者等俱繫獄死滿速兒牙木蘭兵九萬餘騎十一月十五日入嘉峪關十六日遊擊芮寧參將蔣存禮領兵禦之俱敗績官軍死者甚多至十二月十七日方遠起總制王瓊經略自是哈密衛都督亂吉寺刺刺夷在肅州東關赤斤蒙古衛都督鎮南東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左衛都督只克在肅州南黃壩山罕東衛都指揮板丹在甘州南山皆避土魯番各失其故土而哈密遂不復立矣

魏煥曰今之議哈密者曰護城置裔弗能衛而守也約好興師祇費賂而匱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藩籬不可概以外夷視之也爲今之計莫若得人而先其所易緩其期効以徐圖之耳始必責彼寇往昔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通貢之使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奸用羈縻之術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等衛主兵則補其缺伍遊兵則徙其室家而又撫徠多方俾卒旅悉復國初之盛甘肅等



處熟地則做趙充國興屯田荒地則效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糧餉悉復國初之積守備既固攻戰時發或要前踵後出其不意之擾彼勞我逸日增歸附之酋將見瓦刺瓜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效順我則結以恩賚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振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智勇足以服諸番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讎之略于赤斤等衆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爲都督諭以翼贊協心之謀在我唇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腹背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宰御倘彼不悛再肆侵奪則哈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衝臨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徐取元寇而戮之以示天恩吾見在彼勢窮必遁稱款必堅然後隨機應變而更爲哈密永遠之圖使勢之在哈密者有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雖十土番番亦不能爲哈密患矣此則一勞永逸帝王全勝之策也

弘治元年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是時阿黑麻強言罕慎非  
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未敢發乃好語罕慎曰  
吾爲若聯姻若爲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喜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  
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

弘治五年二月兵部尙書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  
共居一城種類各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秃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擾  
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  
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  
克孛賴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弘治六年陝巴至哈密諸番索陝巴犒  
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尅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  
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文升曰  
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  
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讖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  
不可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

速兒等在京師令海至河西令夷使二三人與邊通事致勅諭阿黑麻歸陝巴金印諸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通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

弘治七年四月上以張海侯謙無功不受命輒還朝逮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奪俸閑住文升言土魯番恃其強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款負中國若不懲創彼益輕中國請安置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多今皇帝不撫我我迓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南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謂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蹂甘肅州報至文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十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

墩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隻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至西域道路主上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至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悅因與翥議選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爲襲之之計云弘治八年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謂知道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獲牛羊三千哈密脇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攜以歸住四徽上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闇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閭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

督僉事

弘治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撒他兒及奄克李刺住刺木城奄克李刺密結瓦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李刺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圍哈密人舉火小列禿見之來援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文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不許

弘治十年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於哈密是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克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黑婁諸國入貢及還烏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陝巴金印至甘州取烏亦滿速兒等于閩廣

弘治十一年王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烏亦虎仙畏兀兒奄克李刺哈刺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奄克李刺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罕慎女也先主刺妻陝巴結好奄克李刺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放烏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半留

肅州往來自便

弘治十七年二月守哈密陝巴尋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陝巴嗜酒  
拊尅國人頭目者方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  
城走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  
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也克力達子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其兄滿  
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撫夷衆諭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刺不聽必欲  
董傑及奄克孛刺住哈密撫夷衆諭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刺不聽必欲  
立真帖木兒爲主奄克孛刺與傑等擒殺阿孛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  
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真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  
黑麻死諸兄雖殺真帖木兒懼不肯還曰奄克孛刺我外祖願依之瑄  
慮陝巴疑貳攜真帖木兒居甘州

正德八年真帖木兒還土魯番令哈密二都督奄克孛刺烏亦虎仙滿  
刺哈三送真帖木兒西還春二月三都督至哈密奄克孛刺不肯去烏  
亦虎仙滿刺哈三送至土魯番八月拜牙郎淫暴欲與奄克孛刺叛中

國住土魯番奄克亨刺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郎棄城走入土魯番  
滿刺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烏亦虎仙滿刺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  
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所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酋  
譯書云拜牙郎棄國從番乞卽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  
義令火者他只丁烏亦虎仙滿刺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一土魯番  
諸酋金帛二百撫夷官纔至哈密滿速兒率衆亦至分據刺木等城眞  
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窘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于是  
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烏亦虎仙滿刺哈三日夜聚  
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番卽插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  
我曲先人與烏亦虎仙等專窺伺我虛實外挾強番內要厚賞自京師  
至甘肅徧布奸細巧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一專與哈密爲讎未敢窺嘉  
峪關也

正德十二年土魯番之侵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惶懼恐哈密  
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擾亂都督失拜

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疑其爲變捶撻獄繫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思等皆以爲奸細捶死虎都六烏亦火者撒也兒亦以爲奸細拘繫又以烏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失拜烟答皆謀于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于兵吏部曰須彭濟物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昂寧之敗巡撫甘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崑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勅切責崑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崑之姻家黃臣亦山東春出毛紀門下夤緣徇私黃臣至甘肅趙春疏言李崑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春勘問依憑李崑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彭澤李崑前後欺罔事疏聞乞令法司按實治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



李崑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爲門隸知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爲勿頸交至是會議鴻儒託禮部尙書毛澄戶部尙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尙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至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而無一人爲李崑庇者奏澤罷免爲民李崑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尙書張子麟省親始回問成會多官于午門前覆審彭澤差烏亦虎仙等住土魯番講和送與段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并李崑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票旨澤以能免不罪李崑止降級陳九疇爲民黃臣趙春調外任

西番

前言

魏煥曰西番爲關中患自古然矣從申侯而逼遷西周附隗囂而旅拒東漢唐連吐蕃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于西夏爲禍大矣本朝于附近諸番互市茶馬羈縻得法今茶馬已廢雖未大肆而入侵擾居人苦之嘉靖己丑西番數至鞏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深被荼毒總制王瓊撫剿並用破若爾籠板爾二族撫定木舍等七十族其後始定欲求久安之計而茶馬不可復也

又曰西番由哈密入貢者其國不一惟土魯番強梗弗順自襲取哈密之後一時瓜沙赤斤苦峪等番衛或爲彼附或徙居甘肅而迤西藩屏已失况今自肅州之西越四川直抵雲南麗江皆西番而防守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况今北虜瓦剌住牧甘肅北山外亦不刺徙居西海蠶食諸番漸有併吞之勢識者恐其勾連深入如前代吐谷渾之事誠可慮也

往行 屬